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第九十一期

創刊二十五年紀念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 2005

越南華文現代詩先驅——馬末里詩專輯

旗幟鮮明地反對現代詩寫作中的大眾化訴求

女詩人詩輯

大陸國語詩壇

◎ 櫻 珊 詩

黑色邊際



目錄

No.91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蔡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海 上 (深圳)
 杜風人 (紐約)
 何 奇 (洛杉磯)
 陳耀祖 (越南)

創刊拾週年紀念號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非 馬	你我之歌	2
桑 克	海參崴／從五連到首都／細浪	3
向 明	再輕一次／風車	4
宋 非	聖城	4
和慧平	菜市場／花朵蘸著夏天的熱血燃燒	4
紀 弦	詩人是個什麼東西	5
徐 江	紅與藍／黑暗／60後	5
秀 陶	手的五指	6
魯 鳴	懷念的日子／模糊不清的面孔	6
秦 松	拔地而起 六首	7
嚴 力	我不迷信／不變／黑暗之歌	8
俞昌雄	妄想／這些逃亡的心靈／意象	8
黃伯飛	接力賽／禮	9
寒山石	草木散章	9
藍 亭	如果／修辭與骨頭	9
蔡克霖	重慶三首	10
劍 熔	玉米棒／印章／秋色	10
朔 星	商品時代／鄉村	10
冬 夢	欲語 三首	11
伊 凡	中秋月 五首	11
臧 棣	如何讓閱讀避免麻木協會	12
哲 明	聽雨／自剖詩·孤獨	12
遠 方	秋山我獨行之四	13
李雲楓	魚的內心	13
杜風人	吊帶／回歸憲法	14
陳國正	拾荒者／蒼蠅	14
呂建春	聽雨的人面朝大海	26
秋 原	夢是沒有門窗的／煙花以後	27
陳銘華	當時明月不在	28
殷龍龍	大樹清涼	29
黃奇峰	西來寺的禱聲	29

崔金鵬	黃帝／項羽	29
雲亮	黃河車	30
任知	觀渤海／閱讀	30
林子	破碎的歲月／秘密	30
陳詔華	蟋蟀／秋夜，我拾到鳥啼／河灣	31
秋夢	鳥語	31
李斐	狩獵	31
和平島	午後的太陽輕飄飄的	32
林小東	風鈴搖響一首纏綿戀曲	32
葉盛生	心經／夢見一宗禪案	32
牧思	無題詩三章	33
三分夜色	手指	33
得一忘二	當記憶也流逝成往事	34
林忠成	捕鼠夾的任務	35
施漢威	無奈／淺水	36
趙明	老家，越遠越親	36
郭小林	站起來幹嘛？	36
張之	在嘉陵江畔觀霧／草原／霧靄	37
黃尚寧	等待遙遠／走掉的城市	37
劉荔	黃河源／鹽湖	37

越南華文現代詩先驅——馬禾里詩專輯

浮雕／生死篇／都市二重奏／西貢夜曲／ Catinat Waltz／南洋交響曲	15
---	----

女詩人詩輯

唐果	我有不屈不撓的心	17
劉虹	夢的顏色	18
黃沛瑛	高技旅行	18
姚園	留下美麗的傳奇／二月飛絮	19
楊寶瓊	今夜的月色真美	19
歐陽柏燕	金門鋼刀／番仔樓	20
明迪	曖昧的天空	20
王妍丁	水上的日子／鳥的快樂	20
綠音	今天與明天之間／如果	21
黃美之	小說	21
趙四	玫瑰的誕生／新天使	21
施璋	冬夢	22

施亦欣	獵鹿人／穿過荊棘叢	22
黎可倫	九月一日	23
依雯	雨季	23
婉冰	海韻重奏	23
林珮珮	掌舵	23

大陸網路微型詩作品選

郭密林	槍聲 四首	24
靈風	想你的時候 四首	24
任少雲	沉默 五首	24
王豪鳴	貞潔女人 四首	24
賴陽剛	生氣的紅瓦房 四首	25
欣歌	感冒 四首	25
吳警兵	問蒼天 二首	25
賴陽剛	微型詩：速食時代的精神旗幟	25
郭密林	網路微型詩簡介	25

譯詩

秀陶	肯尼·柏稱散文詩兩首	38
Mindy Zhang	美國女詩人詩選	38
故鄉雲	葉賽寧：黑色幽靈	39

評介

牧思	妄論詩之重識之二	40
錢志富	簡論危害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和繁榮的原因及對策	42
向明	詩路既廣且雅	44
北塔	旗幟鮮明地反對現代詩寫作中的大眾化訴求	46
劉耀中	埃德蒙·威爾遜和他的城堡	50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本刊

■非馬

你我之歌——威廉斯詩旋律的變奏

1
我把你新買來的那頂
插著七根豔麗羽毛的
帽子
送給了一個眼睛發亮的
小女孩

聽了我講的童話故事
她直嚷著要當
美麗的公主

2
我吃了
冰箱
裏的
甜圈餅

那些
你也許
買來
當早餐

它們的確很好吃
而且我喜歡看你
嘟著嘴的嬌嗔模樣
知道我這是為了
你的苗條

3
我把你攤開的詩集
合攏了來

那首你用書簽標識的情詩
是詩人寫給
天下所有情人看的

我正醞釀一首
只給你
一個人

4
我揮手把你辛辛苦苦
用積木搭建的那座
愛之城堡
嘩啦一下
推倒了

原諒我
激情使我盲目瘋狂
既找不到鑰匙
又想不起你給我的
口令

5
我放走了
那隻你關在籠裡
想聽牠唱歌的
鳥

原諒我
我相信遼闊的天穹下
眾樹搭成的舞臺
音效更佳

6
我把你昨夜寫的
那首熱情纏綿的詩
撕成片片撒入了河中

你將永遠無法將它
修改
或收回

7
我把你那盞亮著的燈
吹熄了

你也許好心
要給飛蛾照路

但我想它們在黑暗裏
看得更清
更遠

8
我把底片
曝了光

原諒我
我迫不及待想看看
你在鏡頭前擺的
那些美妙姿勢

根本沒想到
這是個
黑白顛倒的世界

9
我把你的一雙高跟鞋
送給了一個
迫不及待想成長的
小女孩

她眼光迷濛
夢想跟你婀娜走入
多彩多姿的
世界

10
你墨蹟未乾的那幅
畫
我取走了

它讓我憶起
某個異國黃昏
我們攜手走出的
風景

我的書房光線不足
正需要一面
能觀看風景的
窗

Songs of You and Me

— 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
I gave your new hat
with seven pretty peacock plumes
to a girl with big bright eyes

after listening to my fairy tale
she kept saying she wanted to be
the beautiful princess

2
I have eaten
the donuts
that were in
the icebox

and which
you were probably
saving
for breakfast

they were indeed delicious
besides
it would be fun to watch
the way you laugh half angrily
knowing I was concerned
for your slenderness

3
I closed
the poetry book
on the table

the page you bookmarked
was a love poem
written for all lovers
of the world

the poem I am writing
is for you
alone

4
with one stroke I crumbled the castle
you had built
with blocks

forgive me
love made me impulsive and blind
I could not find my keys

5
I let
the bird
in your cage
go

I know you want

■桑克

to hear him
sing

but I believe
the acoustics are far better
in the woods

6
I tore
the passionate poem
you wrote
into pieces
and scattered them
over the river

you can never
change it
nor take it back

7
I put out
your lamp

it was kind of you
to try to illuminate
the way
for the moths

but I believe they can see
much better
in the dark

8
forgive me for exposing
the negatives

I couldn't wait to see
your lovely poses

completely forgetting
this is a world
where black is white

9
I gave your high-heeled shoes
to a starry-eyed girl
anxious to grow up

she dreamed of following you
into the glamorous world

10
I took your painting
not yet dry

it reminded me of the scenery
where we emerged
hand-in-hand
years ago in a faraway land

the dim study in my house
needs a window
with a picturesque view

海參崴

1.
水是灰的，雲是黑的。
我在帆影裏打顫。
緊接著是雪了。
是的，是雪，這落葉的女兒。

2.
楊葉的柄，
兩支糾纏，向東，向西，
一個折斷，一個皺眉，
彷彿你我，彷彿愛。

3.
想起曼氏的鬼魂，
在哪一處叢林遊蕩？
他見過我見的這夜？
而他的，我只能想當然。

4.
nothing，是常用的。
尤其對於心靈。
它的頻率僅次於
絕望。孤絕的絕，無望的望。

5.
舊主人，悲傷的替身。
在上空秀與桑拿浴之間。
在山海之間，如此破敗，
如此一頓優質而飽滿的晚餐。

6.
三女孩坐在秋千上，
暮色已經降臨，她們渾然不覺。
一位摩登女郎穿過甬道，
看著秋千上的童年。

7.

清浪打著防波堤，
打著青翠的苔蘚，
我在天井裏，寫偉大的漢字。
更深的夜令我盲目。

從五連到首都

——遠離故鄉之路

窗外下著昔年暴雨。午飯被故意錯過。那輛該搭的
暗紅色公共汽車在宿雨中留下兩道含混的轍印
裸腿上的泥斑和烈日暴曬的皸皮。那冬日曠野中
襤褸的搬運柴禾的行列
一顆 1937 年的炮彈斜斜探出剛剛深翻的 8 號地

雨水在地面所變幻的形狀，尤若煤油燈上的
火焰被風輕擾時的形狀
白色的雨箭，任何一部影片中一個男人被雨沖洗的臉
粉紅色的舌頭上的嫩皮，寒冷的金屬門把上
黏附、懸掛
一鐵桶 5 公斤的豆腐在一側冒著慘白的蒸汽
——白色的水霧

水霧一側：一個孩子擦拭圓形鏡片上的雨滴
灶口一側：一個孩子望著火焰之中的土豆，茲茲作響

細浪

我這一生見過的奇跡
猶如這細浪。
一波一波，一疊一疊，
雖有停頓，但從未止息。
它使我獨立，彷彿一株葦草，
即使最細的風，也能讓我
激動不已。
和細浪一樣，我本身也
古怪地蔓延。
媽媽說過類似的意，
在我三個月的時候。

2005 年寄自哈爾濱

■向明

再輕一次

已經失重了
要讓自己再輕一次
掉下
一片片枯乾的落葉
我脫水的淚滴

不管是秋分
不管是冬至
再輕一次之後
一棵樹的所謂存在
便不再那麼碍眼了

誰會在乎
那些枯乾的落葉呢？

風 車

他動個不停
只要有風
便身不由己
那是他的宿命

因為風的緣故

他必須更努力
跟風
那管那風來自
南北西東

2005年寄自台北

■宋非

聖 城

伯利恒

從太初就有
在第一天到來
天使，士兵和計程車司機
在時間中列隊
等待救贖

神聖的秘密確立新的宇宙
天穹的軌道在等待
在燭光裏看到，握手，祈禱
十四維的伯利恒星洩漏時空隧道
我在那裏

耶路撒冷

“不要為我哭泣，
為你們的孩子，
為世界的未來哭泣吧”

土地在這裏被選擇
成為人和大地最真實的傷痛
最深邃的黑暗
釋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意願中練習死亡
是最巨大的榮耀

大地越來越蒼白
真理在傳頌
人類的和平
永遠引向流血和戰爭

所有的兄弟都在來到

2005年寄自加拿大

■和慧平

菜市場

蛋類被工商管制在狹長的甬道。小鎮的腦血栓
阻遏了腳步的健康內流
左邊是廉價的水鮮
不同膚色的魚類在一方淺水裏以姐妹相處
鯉魚豐滿 草魚苗條 青魚吐氣如蘭
鯽魚細皮嫩肉
這些被過早催熟的小姐們展盡妖嬈風姿
強顏歡笑引誘買主上鉤

梳洗光鮮的蔬菜們從鄉下販來 不哭不鬧
一根草繩伴著她們 冷冷清清遠嫁他鄉
菜販子們胡亂搬弄著是非
“三斤六兩！”邊說邊熟練地把秤索撥向前
“昨天李四媳婦頭髮蓬亂地從張三家走出——”

蔬菜往裏拐 肉類到了
豬被命運肢解 生命以支離破碎的方式
賤賣在油膩膩的案板上
蒼蠅在飛 細菌的集中營裏
攤主反覆磨著各式鋒亮的屠刀

2005年5月21日10時

花朵蘸著夏天的熱血燃燒

花朵蘸著夏天的熱血燃燒
一襲瘋狂的石榴裙耗盡整整一生
完成一次神靈附體的神秘舞蹈
愛情萌動在子宮深處
花蕊被短暫的幸福圍繞

陽光在枝頭喧囂
一滴晶瑩的水舉起火焰
天堂歌聲如潮

2005年5月16日凌晨1時

寄自雲南大理

■紀弦

詩人是個什麼東西

有個諾貝爾獎提名人
遇見一位記者——
藍功中嗎？劉開平嗎？
不記得了。

恭喜恭喜，大詩人，您一定會得獎。
得了獎，可別忘記請我喝一杯！
當然當然，謝了謝了。

於是，這位記者
又去訪問他的老婆。
她說：諾貝爾，我不懂。多少錢？
至於詩人，
詩人是個什麼東西？

2005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秦松 \$100.00 **支持**
謝青 \$300.00

■徐江

紅與藍

唯一的搖滾人
已過中年
現在他費力地對著
崇拜他的記者的鏡頭
解釋“紅色”是血
不是時代和革命
如果這樣
那我也可以說
我一直喜歡的藍色
與“偉哥”無關
它只是天空
是海
可我們
都有幸
趕上了一個
遮遮掩掩的國度
所以這種高級的販賣
還是免了吧
我的藍
就是“偉哥”
它也是我從小喜愛的
“勞動布”工作服
(現在都叫“牛仔”)
的顏色

黑 暗

每一次
站在那些孤獨
和絕望的賽點上
我總想到這個詞
——“黑暗”
來自正面的陰影
是暗
來自負面的陰影

是黑
正負一起湧來的時候
是黑暗中的黑暗
是光
所以這世上
哪裡有什麼天才呵
只不過
自有璀璨升起
於你看到的
絕望

60後

看一幫同齡人
在那裏聒噪
成功的
成仁的
兩樣都不成的
聒噪
那陌生的一張張臉
我好像哪裡見過
好像
認識
我好像
看到我
此時代
此社會
每一角落
我都看到
我忘掉
記起
每一張臉
聒噪
他們夢中的門
一點點關上啦

2005年寄自天津

■ 秀陶

手的五指

—仿 Bertrand 原題

齊家、治國、發大財

——綠色馬戲團第一家庭家訓

大姆指個子不高，他就是馬戲團的團長。曾在龍山寺前賣了十幾年的海狗壯陽丸，練就口齒伶俐。不過現在得了輕度健忘症，說下句會忘了上句

食指扁扁乾乾是他的老婆，一輩子與女性美無緣。自從那年打鋼線上掉下來摔壞腿後便一直坐輪椅，除了當團長老婆外還偷偷地幹見不得人的副業

中指是五指中最高大的。他是女婿。目前在馬戲團中所得的一切完全靠討老婆得來。他如果是女人一定是那種只要有錢，人皆可嫁的那種

無名指是他們的女兒。儘喜歡貪小便宜。無論去那裡，戲院也好球場也好最好是不必買票，即使買也是買最便宜的，坐卻要坐最前排最貴的位子

小指是他們的兒子，整天跟著母親的輪椅轉。除了撒嬌及略現紈袴氣之外，尚看不出對馬戲團中那項雜技有興趣，將來要演什麼角色

長著這樣五指的一隻手，帶領著這樣一個不入流的馬戲班子，大地方去不了現在就專在一些荒島上，或黑人的窮村子裡闖蕩

Oct. 05 L. A.

■ 魯鳴

懷念的日子

我在黃色的舊日曆上
書寫你的名字

幻覺如同暈旋
佔據我的腦子

這樣的回憶
讓生活的努力顯得倉促

我一直在想
懷念的日子是不是特別

原來，人一生的軌跡
可以用這樣一個平常的夜晚
來貫穿整個過程

我們一定命中註定
擁有進入彼此的簽證

2005年2月21日

模糊不清的面孔

你說你忙，連寫 Email 的
時間也沒有
我呢，口水飛濺
弄濕了我自己

30年河東 30年河西
我伸出手來，夠不著你
聽詩人朗誦詩的時候
我又想起了你
想起那時候，我們在一起

如今，我身在大西洋此岸
觀賞你的《中國式離婚》
你哪裡知道，這是我 20 多年

頭一次沒完沒了看電視劇
我想告訴你，那個姓名和我
相似的演員，長相、舉止和說話
卻很像你

不管月光是否依舊明亮
無論江河是否起浪
我相信，冥冥之中
大家都看到了盡頭

一塊石頭會變老嗎
一根鐵棒會彎曲嗎
我沒有答案
就算有答案也不是唯一的

我走到江邊
沿岸走了一大截
我沒有喘氣
只是認清了哈德森河
就是我家鄉的柳江
在水裏，我看到了自己的
面孔，模糊不清

於是，我寫下這首詩
準備抄好後就寄給你
你一定會說，在這詩裏
同樣看不到我
是的，即使你每個月
在美國之音裏聽到我的聲音
也不是平常的我

2005年4月13日紐約

注：我每個月參與美國之音實況節目。

■秦松

拔地而起

——大雁塔十五行

一座生聚死亡的
空白之塔
以吾之非土非洋的腳力
和拳頭
羅旋而上
翻開佛經如閱死灰
四壁（可能七壁如七孔）
空空如野的回聲
如死亡之甦醒
張八方層層窗之圓睛
呼吸生息的見證
無論雁群長天歸來
或者大雁要展翅騰空
空白與否生死存亡
拔地而起

附記：二十三年前五十歲，遊長安登大雁塔，草成〈登大雁塔〉一詩。今年七十三歲，再看大雁塔〈拔地而起〉十五行，自當不同從前，征程越來越遠，歸途越來越近。五十歲不算年輕，年近七十三齡，也太老，總之，生命與創作，就是如此血肉一體，無可割離。

110之吼

110米跨欄之吼
如飛天之獸
百年沉寂 小子劉翔
一吼而破 善哉
110之第一吼

神舟六號騰空

五號一人上天
六號二人騰空
七號八號九號十號——
九九號九霄雲外
千萬人等環遊宇空
神舟航天如踏平地

中國人的夢如
中國人的心志

地球村只有一個月亮

久居紐約成長安
長安之月紐約之河
皓皓浩浩乎

浩浩皓皓之水之月
直射水之一方
輻射月之八荒

非土非洋不東不西
長安紐約原鄉他鄉
地球村只有有一個月亮

附記：中國人喜歡亂改地名，長安何以改叫“西安”？北京何以改叫“北平”？這就是不尊重歷史。“北平”現已回復北京，“西安”應盡快回復長安。然則，吾之把“西安”回復長安，永不“動搖”。如果你細心的用點思想思想，想必是中國人一直動亂不安，而有所謂“北平”“西安”之稱（？），要剷除這種“可危”無稽的潛意識心態，幸甚。

十月的中國

——地球村只有一個中國

從一至十
歡慶她十日長樂之
十月的中國生日
全民同歡一慶
單一雙十單親雙親
何不“一家親”？
從十回到一
歡慶她十天“黃金”天
十月的中國生日之
億萬民歡騰
共和國慶共和同親
一個詩人的祝願
請勿無病呻吟
愚昧而爭
地球村只有一個中國

2005年10月1-18日在直射市

紅旗中國飛天

——寄詩神李賀

無神論者的我
奉贈李賀以“詩神”
（由於所有對詩人的“奉稱”
都為所有寫詩的人所佔用）
彼為詩生而死於詩之生
由詩活起來如“飛光”
紅通通且辛酸酸的話
起來 嘔心嘔血從母體
回到穹蒼戲月弄星逐日
騎龍舞鳳不為詩而愛
不愁什麼詩不詩而
自傷青春的死與醒

無神論者曰
凡是“神”都非人間物
青春如李賀者曰
天若有情天亦老
天可老地可荒雲可無依
然則 詩不死 由於
詩無“詩神”而不死
李賀未老而逝矣！

乃以不死之詩
奉寄“青春詩神”李賀
長吉長安長樂
設若君再回來寫詩
詩以何詩？
以食龍肉嚼龍鬚超乎
羲和之激奮乎？
紅旗中國飛天（往返）
皆為君之詩上所言（數日前）
君已見之於穹蒼否？

附語：此稿從晨起草至正午而完稿，毫無“推敲”，自然本色一氣呵成，借用老朋友紀弦常用的口頭語“很為得意”。不僅“得意”，無神論者的我奉稱李賀為青春詩神，也很有“創意”。讀者諸君如有“異見”，請不必“緘默”，可加以“追究”。紅旗、中國、飛天、龍鬚、龍肉、羲和等語，均可見之於李賀詩中的意象。

次日晨補附語在直射市

■ 嚴力

我不迷信

每當我低頭沉思的時候
就會看到腳底下有幾個
七十年代的煙頭忘了踩滅
那時候煙捲與人一樣便宜
但我還是選擇了更便宜的煙葉
我隨手撕下一條報紙自製煙捲
常常看見萬壽或無疆的字眼
在火光中燃為灰燼
於是我就知道了抽煙有損健康
但我至今還在抽煙
因為我不迷信報紙的象徵
也不迷信健康能夠永遠

不 變

新世紀的牌局
展開在超越意識形態的
物質櫃檯上
舊世紀的牌局規則
曾經累歪了大半個世界
放鬆一點吧
活著，就要找到那個
懂得娛樂的自我

有些過去的賭客
還在用歪了的肩膀打牌
對他們來說
歪就是娛樂
歪就是還要在每次發牌之後
吃別人的供牌

為此
我那做醫生的爺爺說的很對：
別管輸贏
老百姓就是觀看公子們打牌

但我爺爺還說：
歪是一種疾病
疾病必須求醫
再大的官別人不能碰
但醫生可以

所以我那想贏的慾望早已熄滅
只是想做醫生的願望一直不變

黑暗之歌

我看見了黑暗
看見了黑還在繼續暗下去
負 15 瓦
負 3 天
負半年
負 6 個世紀
我看見了負的太陽
負的四季
負的我

我看見了黑暗對自己的信心
我看見了關燈之歌
看見了負的節奏

我看見了正負兩種光明團結起來的
力量

我看見了這力量所創造的
巨大的市場

如果沒有黑暗
燈泡賣給誰
電
賣給誰
還有我
誰來買我

■ 俞昌雄

妄想

抓住這個詞
我不知道那是獵人的手還是欲望的繩索
把它供養在煙氣嫋嫋的神龕之上
供養在三根木樁圍起的陷阱
和金絲雀豔麗多姿的羽翼之間

這些逃亡的心靈

我身體裏有一條秘密甬道
它通往悲傷、苦難還有朝聖者的殿堂

當黎明過早地顯示它的純淨和輕盈
微風一次又一次地掀開大地上逃亡的足跡

朝聖者終於要停下腳來，終於要
和我並肩站在一起

來自死亡的聲音是如此得嘶啞
它面臨世界，吞沒試圖遮蓋它的一切

意 象

我知道風雨交加的夜裏
你躲在哪里。我知道你未讀完的詩篇
要被哪一片陰影所覆蓋

我知道那在詩中哭泣的人為何轉過了身子
我知道你與他相遇時為何保持緘默

我知道那被打碎的瓷碗
就要割破你的手指，那被饑餓困鎖的身體
就要停止掙扎

我知道我就死在那樣的夜裏
孤零零的意象被人扔進水裏而高空
仍掛著皎潔的明月

2005 年

2004 年寄自福建

■黃伯飛

接力賽

海嘯來 洪水泛
市鎮沒 人家散

轟天響 地龍翻
點屍骸 萬復萬

野火過後 不見漫綠的青山

熒幕上 光光閃閃 片片斷斷

人 用他的手、腦、辛苦累積的知識
要在地球這個行星上
建築一個美滿的未來
卻無從抵擋這突然來襲陣陣的天災

可是 人，他不死心 不氣餒
把生命的火炬，準確地
交給下一代，兩千多年來
繼續搞他的奧令匹克接力賽

附識：白話新詩若是單靠韻腳推動“詩思”的進展，這，顯然表露出作者的“氣”（氣勢）、“力”（詩之張力）之不足。我這首詩修改了兩次，仍不能完全擺脫這個“流口轍兒”（北京民間口語腔調之一種）的惡傾向。

11/4/05

禮

水的洗禮 火的洗禮 血的洗禮
地球這個行星上的“人”
又頂天立地站立起來
忙東忙西 跑東跑西
這些“禮”究竟有什麼意義
什麼道理，早已風吹過耳

■寒山石

草木散章

森林

大地伸出的綠色手臂
密密地護著自己的膚肌

石榴

被火紅的淵博
擠裂了腦殼

竹筍

用瘦骨嶙峋的軀幹
削尖腦袋使勁往上竄

毛毛草

總是把自己的生命
交給游離不定的風

根

深深地紮下去
是為了高高地挺起來

落葉

葉子落下樹梢
希望長上枝頭

2005年寄自陝西

■藍亭

如果

好像加州的秋天，
胡亂相愛的情人
生硬的鋼琴上手
以為寫出文字皆詩的詩人
被人塗黑眼睛的熊貓
被自己造的天使迷糊的神
把解構當藝術的畫筆
拒絕吞食紙幣的零售機
沒插電源的線，
出奇催眠的最新電影
被刪剪並非愛人的台詞
忘卻的電台，與書信
我和魯米是相隔八百年的兄弟
我一生用文字堵住的水，
每次都反將我浸濕

修辭與骨頭

若詩只是一段修辭，
是一場細小的戰爭
勝出的，必須巧妙
在魔術師虛晃的身後

我們的掙扎是次要的
我們將自我懸掛，
一串鬧市裡新鮮的肉排
有人問，“這是否一塊
名豬身上的骨頭？”

名豬，也只能死一回
所以詩不能
只是一場細小的欺騙
不能只是一節修辭

詩，至少是一段骨頭
從我的身上連經帶血一併抽出，
砍也砍不動，那麼的堅硬

2005年加州

……………全部忘記

國與國之間，族與族之間
誰管它什麼這個“禮”、那個“禮”
誰都不肯放下倒背著手
緊緊握著的殺“人”的武器！

■蔡克霖

重慶 三首

1) 解放碑

從前你是帥哥
如今顯得矮小了
建築群包圍你
連玻璃幕牆的光芒
時刻也在譏笑

遊客好奇的仰望你
猜你青春的年歲
斑馬線上竄過來
又竄過去的粉子
連一眼都不瞥你
只是緊睜著行人
一個嫵媚的女子說
今天我只要等來一個

據說成都的美女
都是從山城流去的
據說流向全國的美女
走之後都改了名字
唯孤獨的你
一直這裏站著

2005/9/11

3) 三峽博物館

高出的部份
仍留在大江的濤聲裏
低出的部份
已遷居到了這裏
再低的部份
開發商說
要建一座江底世界

來到了這裏
該改掉粗獷的脾氣
該體會污濁的空氣
該反思幾千年幾千年裏
所做過的好事和壞事

■劍熔

成熟的牙齒
緊緊咬著
走動的季節

秋的印象
重重的蓋在
迷人的山川上

一位秋姓畫家
把心事
塗在萬山峻嶺中

2005年寄自陝西

玉米棒

印章

秋色

這地方叫閉門思過
所以只有講解員的聲音
你便不宜多嘴

走進三峽博物館
我是乘電梯上去的
走出三峽博物館
我是乘電梯下來的
辭別的時候
你終於要開口了
要向我訴說什麼

2005/9/12

3)山城燈火

滿山的燈火，滿坡的燈火
滿街的燈火，滿河的燈火
一盞燈火輝映著另一盞燈火
猶如一顆燃燒著的心
輝映著另一顆燃燒著的心

我的一顆心一直牽掛著
也牽掛著牽掛著我的情人
我的一顆心一直燃燒著
也為牽掛著我的情人而燃燒

2005/9/18

■翔星

商品時代

常常是這樣的夜
我把心交給雪花 交給風聲
遼闊的原野是一首百唱不厭的老歌
一粒忽明忽暗的燈火
如《道德經》般悠久

早晨 推車叫賣的人
會不會向詩人出售
一條雪中延伸車轍的小路？
兩三根相互僵硬的油條
一碗由熱漸涼的豆漿
在我無奈時 風刮得正猛

鄉 村

多少年前
老支書的破鑼嗓子
借助擴音器
把政治口號傳遍饑餓的全村
他的衣服打著層層補丁
他的音質反倒像今日的歌星

再也喊不動了
老支書埋入了鄉土
沉默啊 它是不說話的墓碑
是富足之後被容忍的道德淪喪
是無知的天空下
嚼著草葉安臥的小鹿

2004.10.24 黑龍江

■冬夢

欲語

說了這麼多年的話
一個符號
兩個英文字母
老是
結結巴巴的

I
♡
U

即使
情人節
面對妻
居然流利不起來

2005年2月13日

兩個早產的月餅

前誌：五月九日星期一香港的晚上，新西蘭的游子兄出席大家替他洗塵的飯聚。陳劍、葦鳴、冬夢及愛妻一頓飯飽茶香的享受後。酒家的女經理不向我們銷售季節適時的五月粽子，反而著意游說介紹八月中秋佳節的月餅。繼我的詩作〈整地小麻雀在鐵路餐廳和我們談詩〉後又有另一奇景也。

五一勞動節剛過
屈原的詩聲未傳
粽香未聞
兩隻金裝輝煌的月餅
急不及待
向大家刻意展示早熟的秀色

詩氣不見得輕
油氣卻又太重
葦鳴無語
游子陳劍直皺著眉頭

冬夢尚可調侃幾句
連帶嗜甜的冬夢愛妻
同樣抗拒
即使小小半片太膩的淺嚐

還有更大可惜的原由
酒家黑衣的女經理一點不像
超凡脫俗的嫦娥
至於那兩個早產的月餅
看來看去

絕對不是詩人心中澄碧皎潔的月亮

2005年5月11日

今天風大密雲

——3月10日有感

氣象臺怎麼未能預告
今天
風大密雲

氣溫十度
果然風大而冷
我
不漱口
不刷牙
不坐廁
不讀報
不早餐
不更衣
不上班
不出門

不下雨
不行
別讓這片烏雲
非比尋常
污染
適宜讀詩寫詩的
天氣

2005年3月12日香港

■伊凡

中秋月

(一)

皎白 浸透多少兒女的乳汁
縱然 遊遍天涯海角
總是走不出流散者的目光

(二)

盼圓了故鄉的臉
望瘦了遊子的心

鄉愁

一撮述綿不斷的藕絲
纏繞在歲月中
發漲……

移民

到月亮最圓的地方
飽嘗
鄉愁

花蕾

綻開心頭的結
撫成香醇的情詩
搶在黎明前怒放

晚霞

釋放最後激情
讓雲燃燒成一道風景
留給星夜珍藏

2005年寄自香港

如何讓閱讀

避免麻木協會

第一天，小湖上只遊蕩著
兩隻鴨子。潛水時，它們姿勢很好看。
每隔半分鐘，它們便會把它們身上的
灰綠色的楔子
往水面釘一釘。它們也許就是綠頭鴨。
第二天，又有五隻鴨子
加入進來，像個天然而可愛的小圈子，
它們的隊伍在漸漸擴大。
它們的名聲就像電視新聞播告說
明天的天氣會很不錯。
我已無法分清最先勘測這小湖的
是哪兩隻鴨子。它們混雜在同類中，
就像一個隱士在熱鬧的餐桌上
用過的兩隻碗。
是的，早在它們光顧這片水域之前，
我就說過：這小湖是我總有一天
會起用的綠色餐桌。我不介意
它們有點躲著我。它們喜歡巡游在
小湖的中央，似乎那裏比較安全。
它們有意離堤岸遠一點，
儘管在那裏，它們吃不到
我丟給它們的麵包。我幾乎能體會到
幾條小魚游近那些撲動腳蹼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因為我曾潛到水底，
伸出的手指，如搖擺的小白鱧，
採集給你帶來靈感的珍珠蚌。

2005·7 北京

聽 雨

1.
雨淹上了膝蓋
街道是海洋
我們放駛一隻隻的紙船
向遠方荒島探險去

大人提著水桶
清除地下室的積水
我們躲入二樓房間的棉被裡
隨著大雨中的紙船
繼續冒險下去

2.
下課後的教室
沒有人
窗外的玉蘭花陪伴窗內的我
像是一起等待
春雷後第一場雨

書本翻到了宋代
彷彿看到蔣捷，坐在一艘木船上
隨著西風漂泊

下午的落寞，不斷延伸
成為一種詩境
寫在夕陽的迴光中

3.
一本書，翻頁
昨日與未來之間
一塊麵包咬在四分飽的邊緣
生活是一趟單人旅行
寂寞，沒有方向

他方的街道旁
屋簷下

我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
聽雨
同時成為明信片一角的風景
不需要郵筒
隨時可以投遞而去

4.
紙船過輕
承載不了童年的幻想
關緊窗戶
拒絕一艘大雨沖爛的紙船
拒絕一些不堪想起的雨景
拒絕西風的愁莫
吹入我多病的身體

自剖詩·孤獨

歲月才剛走過
被我以背影留住夜裡
不曾轉身
是孤獨對我的詮釋

打從熱鬧的城裡
利刃就為我推出一湖孤獨
不捨的叢土
以螢火擁有月光

如期的開放
我是早已預備好了枯萎
昔日別再風雨
躺著前五十年的我

2005年寄自台北

■遠方

秋山我獨行之四

1、
轉了一圈
在山腰
我遭遇松鼠
前年前世的因緣
都忘了
它只願從地上
竄上樹幹
從樹幹
竄上樹枝
從梧桐樹
竄到白樺樹
還好
它到底記得
把一聳一聳的固執
留給我品味

2、
撲棱棱從頭上飛過
是一隻
山雞
不是隻鳳凰
等我回過神
卻錯失了大好機會
懊惱間
一道彩虹
已跨越山澗

3、
眼睛藍成天
尾巴斜對地
大耳朵豎成人字
想和我討論什麼呢
反恐
颶風
油價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牘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或今年的降雨量
不要這樣看我
好吧
那改天再談
我就不過去了

4、
那是一種姿態
在高空盤旋遊弋
俯視萬物
睥睨一切
可餓了
還得下來
當然
也許我本屬於鳥雀們
只合在
草叢灌木田野場院中
喜怒哀樂
生老病死

05年9月

■李雲楓

魚的內心

在秋天來臨的時候，我為一條魚準備午餐
它將到遠方，它曾為這次遠行用了
一年時間去祈禱
我可以通過它的眼睛看到它的內心
可以看到季節的變化，逐漸消失的人群
以及夾雜在落葉中的濤聲
還有它的憂傷，因為水
整個世界在一個晚上變得蒼老

在秋天來臨的時候，我為它準備午餐
我可以看到它的額頭
因為時間而變得灰暗，因為它的希望
整座城市開始失去色彩
而它居住在人群中，在一片狹窄的水域
慾望如燭火熄滅
我可以在深夜穿過它的眼睛
去聽那裏所保留著的，海的呼吸

在秋天來臨的時候，我為一條魚準備午餐
我曾為它準備過一個名字，只有我
一個人知道
我曾為它失去面孔
在一座積滿人群的城市中
只剩下記憶
而一條魚，在夜晚為我打開心臟
我可以看到海，只有海
在遠方為它聳起脊背

2005年寄自北京

■杜風人

吊帶

我肩馱古典吊帶 三十春秋
為了將束腳雙管的現代時空
吊起來

讓中年肚量 分寸拿捏
在空飽盈虧得失之間
有個緩衝地帶

在赤道南國的熱帶
破落而自然生態的村落中
天與地之間 樹與樹之間
橫跨 一吊網床
他們把雙腳 高高掛
將蕩曳歲月 吊起來

在沒有退路 高速擠壓
現代網路時光甬道上的生靈
卻在尋找一心靈的緩衝地帶

被卡在古典與現代吊橋中的我
拋一竿釣餌 獨釣
杯中 心靈孤獨的曉風殘月

古人心 相知相惜的相思
繩索 卻把我倒吊在悲情孤絕的
歷史玄關

2005.10.8 紐約孤獨島

回歸憲法

法國南部一畜牧農場
依靠政府補貼 牛族
也過著現代化高科技的
高品質生活

一頭剛接種回來 垂頭喪氣的

種牛公 聽到隔欄的奶牛
又在放屁 大聲問道
妳有沒有看到今早歐盟的報紙

也是剛被擠奶器 抽擠成
一身臭皮囊的奶牛 又疲又累
又嫉又恨 沒聲沒氣地回話
看到又怎樣 我的大眾情人
牛郎老公

彼岸英國的牛族都發瘋之際
而法國制的這一對現代疲牛
卻有個長長的午憩 可以
恢復清醒的智力精力

一覺醒來 又一頓豐盛的
激素抗生素化學飼料的營養晚餐

餐後兩杯波爾多(Bordeaux)的葡萄酒
星月對酌 無奈無助
互吐心曲 感恩又感念
古時 那一根稻禾
反芻咀嚼一生的滄桑歲月

早出晚歸 只問耕耘
終身奴役 就是擠奶
也用人性的雙手 多有人味兒

古時的愛情 乃陰陽五行心靈純粹的
山川雲雨 多溫馨多純情

酒入愁腸 不平則鳴的
奶牛犖歎痛斥

他們弱肉強食的人類
每日排放多少廢水廢氣
污染生態環境 增加
溫室效應 他們的憲法上
明明載有各種各樣的自由
而我們現在連放屁的自由也沒有
上帝啊 說還有天理嗎

種牛公 長咩道

■陳國正

拾荒者

彎腰躬背
垃圾堆裏全神貫注
翻騰

才發現
撿來每一塊都是破爛了
總不能拼成

早

午

晚

一個完整
的明天

蒼蠅

把垃圾堆看成了茶樓
把魚攤看成了大飯店
把肉檔看成了西餐館

至於茅坑
欣然看成了
念念不忘的
老家

2005年10月寄自西貢

我的牛奶奶 認命吧
他們的憲法上 沒有這一自由

剪報：據歐盟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
由於牧場中的牛放屁太多，對環境造成了
不利影響，這將會加劇溫室效應。

Oct. 25-2005 紐約孤獨島

浮 雕

長夏的披風，
伊漱特威廉斯手中
的挑逗，季候的
畫面發瘋了。

冰淇淋聳起渾圓的巒，
尼龍瓦的笑勁沉睡著，
銀匙插著山腰
樹起高腳杯頂
傲岸的碣。

天上，
一輪歇斯底里亞
的太陽。

遠迢迢，遠迢迢地
一線牽著暮色的紙鳶，
寂寞的孩子
在海邊。

一九四九，夏。

生死篇

產房，
日以夜繼地
毀滅生之創造；
殮房，
夜以日繼地
創造死之毀滅。

為了死而創造生；
生為了創造而死。

慷慨於死的永生於死的超脫；
徘徊於生的絕滅超脫死的永生。

一九四九，春。

都市二重奏

聖 藥

他們衣著著夜，虹影的顏色，
虹影與夜之輕快、深沉、印在
他們的風貌裡：嘴和鼻接得
那麼近；眼和眉毛擠在一起，

我每一次走過他們的攤前，
都困溺於他們陌路的言語，

象脂，熊膽，鹿筋，夜叉髒……
來自遠秘角落的他們的鄉井，

可惜我是城市人，血液鬱結著太密的穢度，
受不起獸性的滋補，我期待著大量的鹽水。

靈 鵲

靈鵲住在籠中給主子
幹一筆勾當享一粒穀，
一粒穀養活一隻靈鵲，
一隻靈鵲養活個賣卜，

“年青的過客，過來
卜一卜我的靈鵲哇！
眼底雌雄，坐談能辨；
掌裡川河，觀紋可竟，”

“我慮手中的墨污有可能
錯亂你的驗斷，”我搖頭。

“不問休咎問前途？”

“急行慢跑，一樣的路，”我仰眼
樹梢的翡翠：“我熱中籠外的
凡鳥甚於你籠中的靈鵲……”

“推一推情緣如何？”

“謝謝！我有數我掌裡中斷了的情緣紋，”

“那麼過你的路吧！混蛋，”他唾一口濃痰，
“一樣地賣你的卜吧，大師！”我吐一口泡沫。

一九四九，春

西貢夜曲

西貢之夜 夢之夜
寶藍的天穹鑲著疏星
西貢河流著白色的月

風在摟著她的情郎
說著沸騰他的心的情婦的衣角上。
風在騎著腳踏車
的幽靜的柏油路上兜出歡快圈子的
窈窕的少女的鬢髮上。
風在追蹤著戀女
的多情的伙子的口笛吹嘯著。
黑色的巨腹賈
冰涼的階石上盤著釋迦式的坐
呢喃著他們的故園。

市體心裡的霓虹光閃著色情的媚眼
纏繞著男人的舞孃擠著蕩魄的魔眼
瘋狂的爵士旋律顫抖著粗野的淫眼

單身漢抽著濃味的“紅金字”
狩獵著獨身女人風騷的俏臉袋

灌著黃澄澄的麥酒
呷著苦澀的黑咖啡
露天 BAI 的老板娘
為她的永遠不會醉
又不怕失眠的貴客
深深祝福……

巴黎製造的引擎
拖著沉重的尾巴
輾著鋼鐵的軌跡
碎破黑夜的懶覺

一九四七，春。

Catinat Waltz

味感的吉甸那大道上
噴送著濃烈的商業味：
一隊構自麝香、酒精、尼古丁……
的混成旅。

稚嫩的哈巴狗
望著花裙裡
大腿以上的天地
可笑自己的投影
玩著天真的紅舌。

老去的樹下，
滴漏咖啡的臨街 Café
有著佳麗的透視：
 獨身漢想著他的家
 妓女想著她的丈夫
 紅頂的水兵哼著馬賽的鄉愁
 長鬚垂胸的戲弄著昏花的眼

胸前鼓著成熟的風姿，
跳著又笑著的少女
用牙牙的法語問
碧睛的藥板娘
買哥哥用不到的藥與衛生帶。

印度洋的貿易風吹來
黑色的苦行頭陀，
披著漂亮過的服式
無了期，無了期
地流浪……

玻璃的書窗展覽著
都德的生命，心血……
有如“夜巴黎”、“高地”……
供奉在落花三尺的樣子窗。

有一團瞽家的管弦
奏著古遠的傳說——
 爸爸撥著獨弦
 媽媽彈著琵琶

姐姐敲著板子
弟弟吹著竹笛
陽光的追憶之歌。

深閨的女修士，
束著比利牛斯山
溫度的厚重衣衫，
隔著克羅克斯
瀏覽茶色的街景。

一九四八，夏。

南洋交響曲

——給水之戀者

時光倒流了幾年，
你從山走向
水，你唯一的
可以驕傾的是什麼？
不是財富也
不是愛情，
不是珠寶也
不是尊榮，
留神人生的一幀遠景
呈獻了你青春的生命。

西貢河盪漾著你今日
寬闊的胸脯與開朗的笑，
你已捉獲了強烈的生命，
憑你棕黑的
皮膚，豐秀
的毛髮押證。

明朝解纜去，
你踏上老遠
老遠的途程，
幾年來四海為家，
勇敢是你的主婦，
從這個椰花海岸
到那個椰花海岸……
海強壯了你的肺腑，
堅厚了脆弱的心靈，
海充大了你的感情。

我不要——

婆羅洲的玳瑁珊瑚，
蘇門答臘的金鋼鑽，
不要爪哇瑰麗的紗籠與海燕，
錫蘭的紅茶，馬來亞的榴槤。

但願好望角無風，
南洋的海途無浪；
遠天的音息時通，
故人的情誼長種。

一九四八，夏。

編者按：

馬禾里應該稱得上是華文現代詩在越南開始的第一人，這當然是從他作品裡的現代主義技巧、“背叛”中文的歐化語法，以及其發表的時間來作肯定！編者今年八月回越旅遊時，詩友余問耕將1949年11月在堤岸出版的馬禾里詩集《都市二重奏》複印本見贈。詩集收詩20首，1篇詩話，1篇後記，薄得可憐，但這在當時法屬越南的海外華文壇來說乃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作為同樣有越南背景的編者來說，知道馬禾里這個名字是草創《新大陸》初期，打算偕詩友編選一部《越華詩選》的時候，許多佚失的詩人作品後來都陸續找到了，唯獨欠缺這部《都市二重奏》。雖然後來《越華詩選》因種種原因沒有出版，但得到這部詩集仍是相當高興的！

本輯選錄馬氏詩作六首，在緬懷前輩的同時，也提供研究越南華文現代詩來龍去脈的另一源頭。我們對他的生平一無所悉，只從詩集的後記知道他於1946年秋天第一次來到越南，至於從何處來，唯一見於文字的是陶里2004年4月21日發表於澳門日報的一篇文章，裡面提到當時越南堤岸《遠東日報》主筆鄒增厚說的一句話：“……那是現代主義的作品，和平後流行於法國；馬禾里剛從那邊回來……”。而出版了這部詩集後，馬氏再往何處去，便無人知曉了。

女詩人詩輯

■唐果

我有不屈不撓的心

我從來沒有像隻鳥那樣

我從來沒有像隻鳥那樣
把自己擰在空中俯瞰
也從來沒有像隻壁虎那樣
跨上高高的牆角振臂高呼
我是眾多螞蟻中最不醒目的那隻
我忙著轉圈忙著回頭忙著跌倒爬起
我有屬於我的麵包屑和小洞穴
天亮了我就得出門
我是白蘿蔔紅蘿蔔花蘿蔔
我有屬於我的蘿蔔坑

你們都比我乾淨吧

你們都比我乾淨吧
因為我在想念一個人
想念他的身體和厚嘴唇
想得都快開花了
所以我不敢昂首挺胸地
從你們面前走過
我是竊賊啊 我有罪
而每個看上去比我乾淨的人
都可以坐在高高的審判臺上
對我怒目而視

我不相信鏡子

我不相信鏡子
儘管我照過無數不同的鏡子
且照了無數次
我不相信鏡子裏的人是我
我不相信水中的倒影是我
(無論影子搖晃與否)
我不相信照相機真能照出我的樣子

我不相信
我想砸碎鏡子走進鏡框看看
我想把湖水舀幹
看看在湖底靜坐的人是什麼樣子
無論她是什麼樣子，我相信
那都是我的翻板

我喜歡刀子

我喜歡刀子我也經常買刀子
我買刀子首先看刀鞘是不是漂亮
是白銀質還是原木雕刻
我也會拔出刀子
我拔出刀子是為了觀賞刀片上的花紋
我還關心刀片上鐫刻的產地
我不管刀鋒是不是鋒利
刀尖是不是尖銳
我最喜歡月牙形刀子
我覺得月牙形刀子才是最最溫柔的刀子
我從來沒想過把刀子別進別人的肋骨
但不排除有人會把刀子插進
我心臟的可能
這也許只是他們的刀子放錯了地方
將錯就錯吧假如我還有狗急跳牆的力氣
我會讓他們一錯到底

我要是月亮就好了

它多輕盈啊
它踩過樹梢樹葉都不發出“沙沙”聲
它邁過草地草地都不發出“絲絲”聲
它的紗衣拂過水面水面都不起皺紋
我要是月亮就好啦想去哪就去哪
相同的地方想去幾次就去幾次

不至於厭倦也不用擔心留下蛛絲螞跡

我讚美丙午路妓女

我讚美丙午路的女妓
我說她們比良家婦女還良家婦女
我逢人便誇讚補鞋匠的手藝
我把新鞋送到鞋匠那裏
把新衣服送到裁縫那裏
我讓綠衣服開花
我讓青黃不結的鞋子掛滿果實
我誇小偷的技藝高超日新月異
那麼難撬的鎖也難不到他們
我誇獎坐在當舖朝外吐瓜子皮的女人
她們從一而終
而且拒絕高科技寵愛無用的舊情人
她們是二十一世紀的結髮妻子
原裝的老鼠尾巴
我表揚那些慧眼識珠的燕子
它們總把糞便拉在那些
穿白襯衣的人的肩頭
拉在那些染紅頭髮白頭髮紫頭髮
黃頭髮青頭髮的意氣風發的頭頂

我有不屈不撓的心

我埋怨過我的父母當年貪玩
不儘快把我生出來
所以我比別的同學晚半年才戴紅領巾
我羨慕鄰家的小孩
因為她媽媽很早就吃胖了肚子
所以她先於我出生
我制止那些把桔子當玩具的人
我打入桔子內部我從裏向外地吸
我用同樣的方式吃蘋果梨子核桃
我有堅硬的牙齒我有不屈不撓的心
可面對滇西鬱鬱蔥蔥的森林
我卻無能為力

2005年寄自雲南

夢的顏色

橙

可以觸摸的綿厚、豐實和濃得不得不貿然化開的——血！

它熱情遇到地……倨傲著
它鱗次櫛比地……平靜下來

蠻橫地擁有，蠻橫地奉獻
它在一雙淚眼裏跑馬占地

最終，過於飽滿的緘默
與葵花朝聖的喧鬧撞了個滿懷

這些失手的陽光將被誰捧起
塗成愛情皮膚上，坎坷的油彩

這是我今夕收藏的夢的語言
在誰都不屑做夢的年代……

紫

愛情與刀鋒比豪邁，比渴欲
比痛中滑翔的尖嘯誰——
更寬？直到被傷疤收斂
封住了口

紅的老境，血駐足的墳墓
體溫失節之後，端莊隱忍的臉
這是尊嚴在零度的堅守
奢侈著女人最後的矜持

淚，老成了不動聲色的酒
露出冰的容顏，使水
熄滅了水性楊花，卻潛伏下
更多的兵荒馬亂

如果前景是鐵了心的——
黑，還敢不敢回溯來路

那錐心不已的紅？發燒或冰凍
怎忍失守這最後的平衡？

但，不要說破——真相與高貴
皆因不屈不撓，而衣衫不整
不要說破傷疤的顏色，和它安詳中
咬住的洶湧……

青

我在凋謝之後返回，一次
又一次，呼喚落葉開花
用季節說謊的嘴

而那些萌芽的，那些憧憬的
那些註定結束的開始！有如
理想年幼的孩子，美……苦澀

塵世目光密集，絆落天空
翅膀的弧度，給露珠以劃痕
刺破委地的夢……

活著的藉口依然長勢葳蕤
慾望的森林依然搖曳多姿
可我說那是綠，而不是——青

黑

從一角夜空，和夜空攤開的眼神
從一粒葡萄，和葡萄深秋的淚水
從一幀舊照，和舊照上花圈奠定的榮耀
從一隻郵箱，和郵箱裏滑鼠拖來的相逢
與訣別……

從一條道，從一條走到黑的道……

而我，仍是那顆被牆
追上的彈頭，嵌死在自己的呼嘯中

我仍是那個用黑懸賞的女人，製造情變
仍然用 20 年前的通緝令——

是的，你理解了黑色
便理解了我

高技旅行

我在機場通道
找到一座自動登記的電腦
按一下螢幕
一把聲音迎上來
迅速而準確地命令我
“把你的卡插入卡槽”
什麼卡？我疑惑地問
什麼卡都可以嗎
無處不在的數碼神前
我感到張惶

那男音重複地說
“把你的卡插入卡槽”
我搜索一番，打開錢包
信用卡、里程卡、提款卡
借書證、派乎麥超市
麗愛藥房、大眾書店（我出生地
香港的一間連鎖書店）的折扣卡
一張過了期的電話卡
紐約卅駕駛執照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進入祖國時必須交驗）

櫃臺上
我把它們通通列出
按用途，按年份，按國家
一張連接一張
然後對他說：揀吧

2005 年寄自紐約

■姚園

留下美麗的傳奇

多少次我牽著潘腦嘛 L 箏
讓天穹覆蓋一個身影
多少次我把自己藏在風裡
顫動的羽毛卻洩密
多少次我對雷電起誓
也抵擋不了愛河的潰堤

於是我躺在放棄的對岸
躺在幽渺夢鄉
讓自己飄 飄成一朵鳳凰花
飄成你掌心的朱砂痣
在一個特別又特別日子
氤氳千萬種風情
與你凌空而越
在碧藍星際留下美麗的傳奇

二月飛絮

一
此時，陽光正勾勒我的側影
如果你恰好途經
依然憑借 Silhouette 一詞
釀酒？

我已錯過許多
不在乎黑白兩顆棋
被誰緊攥

生命的鐘在日曬雨淋時
斑駁 敲鐘的
去了巴黎聖母院
而雨果早於上世紀作古

二
禮花點燃二月的晚宴
請俯身給我一個許諾

將愛藏匿謎面

請用新春的火把
寄來正月十五的月圓
我仍是那片柔軟的羽毛

三
點著情人節分秒
在寧靜中揮霍繁華
在繁華中嚮往寧靜

2月14不是日子
而是慾望的膨脹

只是可憐了孱弱的玫瑰
隨著人海沉浮
可憐了一支常青藤
突兀在異域的懷抱

四
縱使二月的霜
糾結露珠在路邊佈陣
我毫不遲疑開車出門

又見少男少女在校內擁吻
不是新聞的新聞了
還在地球另端紛紛
想起那次在機場
你我隔著小溪含情
不禁莞爾

五
我該以什麼樣的姿態
二月才不從指縫間溜走
你說呀，親愛的

我在花瓣上詮釋謎底
翹首靠岸的憂喜
透過信箋測量看不見的距離
臥在窗前
等你今夜來點石成金

2005年西雅圖

■楊寶瓊

今夜的月色真美

陽光消失的時候
向日葵停止了走動
生命打開一扇窗
劫後餘生的月光
進入最後的療傷
紅塵止息處
泊滿清澈和滄桑

岑寂聽不見一隻鳥的歌唱
黑夜看不到一朵花的開放
你也不知道我的憂傷

幻影與光暈在夢裏層疊鋪展
夢裏夢外水聲淋漓
碎裂的音符飛翔瀰漫
許多因果被暗喻
許多過錯應該得到原諒

月華佈滿時光的傷口
痂結朵朵白蓮
比真實更虛無的感念
比幸福更悠遠的疼痛
在黑夜背面冷卻沉澱
真的
月圓月缺
有人會收藏

今夜的月色真美
可不可以不想你
及有關你的一切
我的四肢變成鰭
是一尾遊弋的魚
潛入月色的識語
與幸福相似痛苦相似

2005年寄自雲南

■歐陽柏燕

金門鋼刀

切開花果的青春
甜美與芳香流出來
自火中粹鍊出來的鋒利
把一切皮骨肉細膩分解
精神、顏色還諸天地
我們樂意咀嚼歷史
將戰爭的冷酷研磨拋光
讓一塊塊砲彈鋼片
化身變作小魚刀
切菜刀、剝骨刀

刀刀見血的記憶
適合用來回溯源頭故事
打鐵師肩挑鐵爐走訪四方
粹鍊的花火照亮人的心靈
他的血液因此沸騰
直至砲彈擊落一把刀

誕生另一種魔力
所有切身的傷痕
比冰雪更冷更利更無情的
全收購進來切割、鍛造
切不斷剝不碎的嘆息
也一併收入鋼刀禮盒
推銷向全世界

番仔樓

陽光透視拼湊的語彙
幾許迷惑掃過天井
山頭上飾以時鐘催促
遠度重洋的話題
哽在喉頭髮酸

天使在浮雕嵌版的夢裡飛

■明迪

曖昧的天空

穿出雲層 落地 幾十步台階
一下子就認出了你
夢中的仇人
相擁 如復仇一般
在候機室 在車裡
在碼頭 在島上 在路邊的 7/11
加州旅館的旋律
合著 bumpershoots 的雨點
Beatles 的節奏早已分不清
東西南北 你死我活

一切含含糊糊
臺上的歌星吐詞不清
電視屏幕黑白不分
窗外彩色一片
我們在汗水和淚水中做愛
不分晝夜 不分前世今生
我們將性曖昧到底
我們把愛留給沙灘 白鴿 藍天

2004.9.加州

擺渡的船夫划過西式窗楣
單號晚上包裹的白色慾望
螻蟻難以盡數的寂寞
敲響更樓的暗夜

家鄉的女人 默默細數
一個個被風沙禁錮的夢
一張張被貧瘠搶走的臉
而彩繪的巨大匾額
高懸空中漸漸褪色

2005年寄自台北

■王妍丁

水上的日子

沒有一條船能載得動
我還是願意這樣，擇水而居
我是個習慣
守住自己秘密的人

浪來了，岸又走了
一茬一茬的水草
我忍受著你擦肩而過時
心的枯萎

許多次
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我卻打不開艙門上方的
那把舊銅鎖

不能克制的時候，就想偷偷告訴你
可我總是等不到你的背影
劃過最深的浪花
我已把自己變成了，一尾最深的魚

鳥的快樂

鳥的煩惱很小很小
它不知道還有另一片
它不能夠
抵達的天空

一輛地鐵也不知道
生命中有一種自由叫鳥
它滑過的聲音
總是帶著方向的滿足

人類沒有鳥的聰明
他們破譯了太多不該破譯的鎖
即使最輕的一枚指環
也沾染了慾望的銅

2005年寄自瀋陽

■綠音

今天與明天之間

今天的時鐘指標
像一把利刃
指著我的喉嚨
我坐在溫度適宜的屋裏
在一台電腦與皮椅之間
動彈不得

我知道
明天到來之前
我必須吃掉指向我的利刃
而這個房間
將像桔子一樣乾癟
被我隨手拋掉

如 果

如果一生
只能愛一次
就讓我
在所有玫瑰盛開的夜晚
為你瘋狂

可我用什麼擁抱你
記憶太脆弱
愛太飄忽
你太遙遠

是否讓夜離去
海離去
奔騰的浪花離去
讓我在一個人的寂靜裏
放逐狂想

狂想的天更藍
海更碧

■黃美之

小 說

眼角的魚尾
替代了歲月
諦聽蹣跚於青磚的金蓮腳印
抹下如銀之魂玉之魄的月色
拍的一聲，是蒲扇趕走了蚊
驚醒閣樓仲夏夜之夢
火車正拖著一煙縷縷戀情
轟轟隆隆的奔向遙遠的莫愁
小說 人生
人生 小說
日日擺渡
頁頁播閱

2005 年加州

芳草萋萋
溫暖如你黑亮的眸

如果一生
只能愛一次
就讓花瓣凋零
黃葉飄落
海水倒流
如果是為你
一切都可以開始
一切都可以結束

2005 年寄自羅德島

■趙四

玫瑰的誕生

妖冶的紅色天空
橫互黃昏

幾顆紫晶雨珠

盛夏懸在樹梢頂巔
一隻綠貝般枯葉

顯微鏡下熾熱浮游
雲端裏玫瑰花瓣清洗容顏

弦斷裂帛

一輛詭異的灑水車撕開酷熱
濺起路上一個個行人
蹦跳如飛

一個紅裙的女孩
瘦如花莖
水珠的霧陣中靜靜開放

醒來時
她肌膚上晶瑩的汗珠
恰似沾露玫瑰

新天使

蝶翼輕輕一顫
即是千年風暴

在不可見中翻滾流淌
多米諾骨牌音色凌亂

一隻偶然的鴿子
遮住歷史的容顏

看廢墟在腳下成群矗立
天使在上目光齊下

2005 年寄自北京

■施瑋

冬 夢

沏一壺醞醞的夢
讓清香一朵朵滲出睡眠
綻成金黃的蠟梅，在寒冬
粗糙的皮膚上——獨自美麗
彷彿一個個細小的字
藏起疼痛的骨頭，抵緊薄薄的唇

齒冷。句香。絲絲。縷縷——
意態清淡而疏遠。銀河
閒置在天上，凍瘦了幾許
若隱若現，斜插於夜的髮髻
烏黑的幽怨
搖搖欲傾，宛若蓄滿淚的雲

是哪一方靜水？偶然飄過的瞬息
攝下了你的顫慄？哪一截玉欄
正孤寂地等著，承受那聲脆響……
下一秒。僅僅就是下一秒吧
我會同你一起墜落嗎？放棄懸掛
斷成兩截。讓淚流出身體
讓夢流出黑夜與睡眠

這淚，在靈魂中煮了又煮
沸騰。成汽。成雪。成冰。融化……
千百次循環往復，在這只靈魂的壺中
粗瓷笨重的壺，坐在時高時低的火苗上
不肯傾斜。不肯倒出一杯嚙啣
斟給一個遠去的背影
今年最後的日子裏，命運像朵冬雲
躲開分、秒、鐘點。以免碰傷
自己凍薄了的皮膚

我在書頁裏，像只用舊的大靠墊
舒適，溫暖，有些木木的慵倦
白色的聖誕樹
站在面前——
頂著水晶的冠，穿著蓬開的舞裙

似乎在邀請我與它同舞
但我尚未考慮好，是否要滑入旋轉

空氣，輕輕地旋轉，和窗外的雪花
同一個方向。音樂霧一般升起

我彷彿正在消失
消失在青春的柔情裏
那些已逝的時光——漫過我
波動著冬眠的四肢與心靈。

仍是那片海。閃亮的裸體，紫色
透明的浪
起伏。吻合的曲線，無言的傾談
沙灘，暗金色，夾雜著縷縷夕陽
美令它遙遠，彷彿不再是岸
那是南方的冬天。一群歪歪倒倒的字
曾經從天上飛過來，棲進我的懷裏
收起翅膀，變成思念

心，是否可以永遠簡簡單單？
思念，是否也能簡簡單單？
彷彿，我們仍然年輕
仍然做夢
仍然在冬天——墜入愛情

寫於 2004 年最後的幾個小時

■施亦欣

獵鹿人

你可要知道
我是在深山經過多少年的修煉
長成的美麗
我是吸吮過多少條清澈的溪水
凝成的純情
你射中我的時候
說 就是愛我
螢光點點的心
只有愛 讓你的生命升騰

而我害怕 這愛的時光是短暫的
你的熱情會消失得無影無蹤
請釋放了我

我想回到沒有愛
困擾的山水間 而你
將我牢牢地圍困在
你的射程之內
不給愛情放行
當我回頭
用我全部的深情凝視你的時候
請你 一定 想好
我要的是你
長久的一生

穿過荊棘叢

我穿過了那片荊棘叢
站在這裏
回望 枯藤 老樹 昏鴉
在蒼涼的天穹中
已成為一幅陳舊的字畫
那段養育了我
也折磨了我的
逝去年華
如今 我能平淡而又從容地
踏上每一座小橋
看盡每一道流水
走過每一戶人家
每一處景點
都準確無誤地再現出
我的那份認真和曠達
當夕陽西下以後
我仍然會無比喜悅地
去看最後一道紫曠
因為這一遭過後
沒有任何一個為了我而斷腸的人
在天涯

2004 年寄自山東平原

■黎可倫

九月一日

是一個九月一日，像其他的
九月一日。那天
你離開，帶著一種氣味，
含混的，蝴蝶翅膀的碎片。
我仍記得，泥土混合陽光的味道，
當你離開，
帶著腳印，含混的，在泥上，卻是
堅硬的，清晰的，在眼底。

是一個九月一日，像上一個，或
其他的任何一個。那天
你回來，帶著一種氣氛，
含混的，點點失落的天真。
我仍記得，那汗水滲進陳舊皮革的
味道，當你走近，
一種距離，那樣含混，讓人不安，
在我肩的上方。

是那個九月一日，
當你回來，像我說了
又說的。
你看低 一點東西，
含混的，樹被斬斷的形體，
植根於泥中，在枯萎。
它讓你記起，很久以前認識的
一個女孩。
我仍記得，你眼內映出的驚慌，
當你看低
一點東西，
含混的，讓人不安，
在你膝的 下方。

2005年寄自香港

■依雯

雨 季

脫去厭煩的高跟鞋
被凍結那雙黑雨靴
意識地瞟我一個眼波
渴望在凝視
我 摸索

妳 知不知道
西貢的雨季
再不 有詩意可言
由於氣象風雲莫測
一陣子滂沱大雨後
多條街道水淹而交通擁塞
甚至湍流往居所

雨季來了
每當烏漆漆天時
心境猶似同樣患上憂慮症
路上 挾著風雨同行
推著那輛千斤重的機車
回家 乍現眼前
整屋子如浸滿汚泥的水塘
心情為之所沉
老天爺 又來個潑水節

2005年寄自越南

■婉冰

海韻重奏

晴朗長空默默佈色
蓄意染藍海灣連綿波濤
群鷗翩飛競逐耍戲 企圖
激起千重浪 掀動
遙遠湄公河殷切回

那曾經撩撥心絃的海韻悠悠
驚醒昔年織夢忘愁青春族
藉滿披風霜歲月容顏 回首顧盼
終於拾掇未減文思 相約
框框網站墾園筆耕 讓
天涯高潔情誼相應分享
共賞這延續光芒 誠邀四方
獻繽紛色彩翠草盈盈舞態
百花漫漫飄送淡淡永恆之香

2005/9/11 於墨爾本

■林珮珮

掌 舵

當我背著書包
踏出校園的柵欄
方發現
花花世界
如此廣大
自己卻……

前面的路
是崎嶇？是平坦？
無法猜測
彷徨的我
驀地 想起
人生如行船
意志是
我們的舵
該如何掌握
要看這舵手的定力

我鼓起了勇氣
去尋找
找尋屬於我的
方向

2005年寄自越南

■女詩人詩輯■

大陸網路微型詩作品選

◎郭密林組稿(經“網路微型詩”編委會授權)

■郭密林

《網路微型詩》、《湖南詩人》論壇創辦人，湖南省作協會員。祖籍湖南省韶山市，1959年10月生於邵陽市，供職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著有《密林詩品》。

槍聲

鳥聲瞎了
被天空擊中了深不可測的
眼睛

鴛鴦樹

藏在鳥聲裏
下蛋

中秋

一隻
醃在雲裏的月
熟了

天籟

千萬隻樹葉的耳朵聽見了
鵝毛月光咯噠咯噠
吃草的聲音……

■靈風

原名蘇明朗或蘇坤華，1981年11月生，廣東茂名人，就讀貴州遵義醫學院。《微型詩》論壇創辦人。紅楓林詩社社長，《紅楓林詩報》主編。

想你的時候

將思念撚成一支麥管
伸入心底
——汲你

苦戀樹

苦戀了一生的時光
卻始終熬不出
一顆甜果

落葉

一生只飛翔一次

鄉情

出遠門時
母親塞給我的
一縷炊煙

■任少雲

浙江海寧市人。海甯市文聯副主席、海甯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沉默

我，比石頭更加耐得住
沉默。時光從我的手中
呼嘯流過

時間

時間，在陽光下打滑

沒能繫上一個明晃晃的
結

那一夜

那一夜
真沉。你的呼吸，總
壓著，我的呼吸

爬山

終於爬上了那個高峰
呼吸讓整個山都晃動起來

眼睛

我的眼睛一眯
這世界啊，就小得不成樣子

■王豪鳴

1956年生，祖籍湖北通城，註冊律師，現居深圳。七十年代開始詩創作，2001年5月創建《魔鬼詩典》論壇，2002年8月建立《魔鬼詩典網站》。首部《魔鬼詩典》已由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貞潔女人

勒緊褲帶
過日子

古猿化石

靈魂的
重量

秒針

這支光陰的箭，找不到目標

至今遲遲，沒有射出
拉弓的人，已一撥撥死去

紅 薯

我聽見地下
長滿了拳頭

■賴楊剛

四川人，現居深圳。

生氣的紅瓦房

紅瓦房一生氣，操起炊煙
搨了天空幾記耳光
腫起半朵雲，哭了一場雨

喊 山

扯開破嗓門，大大咧咧喊一聲山
響一串瀑布的回聲
自己替自己招魂

落 葉

一片片落葉騎著風
慌慌張張
追逐春天的背影

松

一筆綠，狂草了天空
你
風雲滿身了嗎

■欣歌

原名黎紅光，湖北人，64年出生，現居深圳。曾任《崛起》文學報副主編。

感 冒

一個噴嚏
撕下一米陽光
一半口服、一半消毒

孤芳自賞

把屈辱釘在十字架上
頂禮膜拜

陀 螺

為了那一點
玩命

鷹

剪裁一段白雲 塗鴉
折疊的魂

在風景中出擊

■吳警兵

浙江饜安人，浙江作家協會會員，著有詩集《春天開始的地方》。

問蒼天

是誰點燃了，太陽
這堆不息的篝火

秋風吹過我的傷口

1
山間的一條路，路邊的一塊石，石上的一個誓言
在慢慢變老

2
天空開始高遠起來
那一抹藍
已不那麼純淨

3
風從我的傷口吹過
到天涯
去追逐那一抹金黃

4
一串野果乾瘦成了標本
我的傷口，在秋風中
等待雪的慰藉

微型詩：

速食時代的精神旗幟

◎賴楊剛

當代社會，是市場經濟的天下，社會進步和變化的節奏相當快，快得讓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為了生活，人們越來越忙著掙錢，忙著養家糊口，忙著談情說愛……累得傻呆呆的，誰還有富裕的時間，悠閒的心緒，去細嚼慢嚥那些長篇鴻製？

一次性產品問世了，速食風行了，文藝商業化了。但是，人活著，除了物質方面的便利和滿足，還得精神上的歡娛和休息。微型詩以其短小精緻的特點，滿足了現代人這方面的需要。

詩人靈風、郭密林、王豪鳴在網上開辦了一個專門的詩論壇，扯起微型詩的大旗，立刻雲集來許多優秀的詩人：賴楊剛、任少雲、古農、蘆花、小蝶、水古、周木、陳默、遠觀、袁偉、郝汀、林西、華夏、朱古力、大路朝天……他們以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和美學價值，在微型詩的花園裏種藥、種花、種五穀雜糧、種太陽、種星星月亮、種燈、種夢、種靈魂、甚至種下詩人自己的每一個身體器官，可謂一夜春風吹，千樹萬樹詩花開！

寫長詩易，作微型詩難。要寫好小小詩，難就難在它的短和小，在二三句話內，詩人想像的空間，語詞組合的空間，技巧應用的空間，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搞這種文體，就像戴著枷鎖跳舞，負重走鋼絲，要成功，務必膽大心細，技藝圓熟。

微型詩，是一種相當特殊的詩文本，寥寥二三句話，要表達複雜的情感，豐富的人生是非常困難的。但在表現人們片刻的感受，瞬間的意識流動，也是有別樣的威力。

所以，評論家們對微型詩不要要求太多，指責太甚，還原它本來的藝術定位：超短裙就是超短裙，詩褲衩就是詩褲衩，不要當成禮服和西裝來擺弄。但你也別輕薄了它，說它僅僅是詩的邊角料，只是練筆，責其表現範圍很窄，整來搞去，不成大器。

生在速食時代，只要我們這些詩人耐住寂寞，堅韌地把這面精神的旗幟扛下去，微型詩也能搭建大天地。

立足中國，放眼世界，日本的俳句，是世界文學倉庫中燦爛的珠寶；泰戈爾的《飛鳥集》名滿全球；冰心的《春水》、《繁星》千古絕唱；顧城的《一代人》、綠原的《泥土》……過往的歷史，現在的表現都在證明：微型詩走的是一條朝天大路，前途康莊得很！光明得很！

網路微型詩簡介

◎郭密林 提供

2004年5月19日，靈風在網路詩論壇扯起“微型詩”大旗，招兵買馬，組織隊伍，打理論壇，開壇元勳，歷史銘記。郭密林在論壇發表第一首微型詩，編輯第一個欄目“微型詩論壇精品”（後改為“論壇英雄榜”、“每週精華”），定制度，編紙刊，運籌帷幄，雄心勃勃。賴楊剛針對“微型詩論壇精品”第一期發表第一篇微型詩評論《微型詩：速食時代的精神旗幟》，先後推出“詩歌超短裙”、“詩褲衩”、“花布碎”、“茴香豆”等系列微型詩，並與周木、陳默舉行鬥詩、對詩，同題詩賽等

活動，邊寫邊評，你來我往，在雙向互動之下，開展坦蕩的詩歌對話，與老將任少雲一起成為微型詩論壇前期的中流砥柱。

八月，微型詩論壇因全國網路的“掃黃打非”活動被停止。

九月，微型詩論壇兩度開壇，兩度閉壇。

十月，欣歌出資360元，“網路微型詩”論壇重新崛起，老將賴楊剛、王豪鳴、張世明青春煥發，新人黑馬、落喬、呂宗林半路殺出，女將徐雨點、小蝶、謎、幽蘭出手不凡……網路微型詩詩人層出不窮，空前繁榮，尤其黑馬的〈荒原〉系列、張世明、落喬的組詩系列、呂宗林的成語系列、賴楊剛的詩人評論系列，讓人眼前一亮再亮……相逢是緣，相識是詩，網路微型詩的百餘位詩人手腕手，樹起中國微型詩壇的一道萬年長城。

一、組織

1、編委會成員：靈風、任少雲、郭密林、王豪鳴、賴楊剛、欣歌、吳警兵7名。2、編輯部成員：主編：郭密林；副主編：靈風、王豪鳴、任少雲；編輯：賴楊剛、欣歌、吳警兵。3、分工：管理部負責人：靈風；作品部負責人：賴楊剛；理論部負責人：郭密林。4、網址：<http://my.ziqu.com/bbs/665855/>5、聯繫地址：貴州遵義醫學院2002級臨床本科9班（563003）聯繫人：蘇明朗聯繫電話：08523146108（夜）3145620（晝）13985684516（手機）

二、宗旨

1、開放、平等、探索；2、不唯名家、不論流派、不論先後、追求好詩；3、簡潔、新奇、深刻；4、關注社會，關注人生、關注心靈；5、語言美、韻味美、抒情美、意境美……力求創新！

■大陸“網路微型詩”作品選■

■呂建春

聽雨的人 面朝大海

朝向大地的人頭落地
有青絲有白髮
雨季適合冬天的來臨
烏雲背後
需要更多的黑暗

帶著天光不停
雨絲一直斜斜落下來
淋溼光明的眼睛
轉向書本
在字詞中尋找秩序

偏離歷史記錄的軌跡
我們無法辨認
死者接近的脚步
嗜血的刀鋒
有了鐵鏽的氣味

當雙腳接近泥土
所有的雨
在參予的軀體中鳴響
漂流的感觉
嚮往著懷孕的大海

雨水攪渾河流
改變了隨波的意義
聽雨的人
沉入死者大腿的深處
創造出其中的黑暗

2005年寄自矜谷

■秋原

夢是沒有門窗的

“醫生，我最近可能出現一些狀況。”

“是嗎，是什麼狀況？”

“我分不清自己是做夢或者是真實的。”

“你可以說的具體一點嗎？”

“有些事情發生了，可是後來又覺得不是真實的。”

“譬如說……”

“有一隻毛蜘蛛在我住的公寓房間裡出現。”

“毛蜘蛛？你看到的？”

“是的，在晚上。就在天花板上，結著網。它從網上吊下來，似乎要吊進我餐桌上的酒杯裡；喝我剩下的酒。像一只吊到井裡的吊桶。”

“後來呢？……”

“後來我就朦朧地睡著了，第二天早上我找遍了房間卻沒有發現毛蜘蛛的蹤影。”

“完全找不到？”

“沒有，而且我似乎也看到了麻雀。”

“啊、也在你的房間？是嗎？”

“是的，多是在清晨，我還沒有起床的時候。”

“你看到什麼？”

“它們大概有七、八隻。在我房間裡到處飛跳。似乎在餐桌上找食物。在地板上找掉下來的麵包屑。有時候在我書桌上翻看我的書和報紙。我覺得它們吱吱喳喳地談到我的私事。”

“你的私事？……”

“是的，我和一個女人的私事，我的房間最近出現了一個女人。”

“是你認識的嗎？”

“不，一個陌生的女人，不。其

實我也看不清她的樣子。”

“她是怎樣出現在你的房裡？”

“我也弄不清楚，醫生。反正都是在半夜裡，多是在我的床上。我們做愛。她顯的很熱烈。後來我就睡著了，朦朧中覺得她睡的不安靜，手腳亂打亂踢，動作很大。第二天早上，我發覺自己是在床邊的地板上。我想，一定是被她踢到地上。”

“那女人呢？”

“女人不見了，後來又在別的晚上出現。然後第二天早上，她又消失了，我又是在地板上醒過來。”

“女人多久出現一次？”

“也說不定，醫生。毛蜘蛛、麻雀和女人有時候每個禮拜出現三幾次，有時一個禮拜也沒出現。”

“這種事情發生多久了？”

“大概有四、五個月了，醫生。從我今年生日以後開始的。”

“這些事情跟你開始所說的狀況有關嗎？”

“是的，醫生。因為我分不出自己是做夢或者這都是真實的。”

“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開始時我得自己在做夢。因為這些事物根本不可能出現，然後消失的無影無蹤。”

“你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房間根本就沒有門窗。毛蜘蛛、麻雀和女人根本就進不來。”

“那你為什麼覺得有可能是真實呢？”

“不是嗎？因為第二天早上，我發現酒杯裡的酒沒有了。而且，餐桌、地板和書桌上都似乎有指爪的痕跡。最教我困惑的是我和那女人做愛後，總是在地板上醒過來……”

“這就是你所說的狀況嗎？”

“是的，醫生。我分別不出是夢或者是真實的。”

“你覺得有分別的需要嗎？其實，夢是沒有門窗的，真實也是，就

跟感覺一樣，是沒有區分的。就像我們現在談話有可能都不是真實的。不信你試咬一下你的指頭看看是不是痛的。”

“……醫生，我沒覺得痛！”

“現在你明白了吧。我也是你夢裡的一部份。真實也是。感覺也是。我的建議是：加深你對某些事物的感覺吧，在它們消失以前。”

“……………”

2005年夏洛杉磯寫於生日後一個月

煙花以後

我和 CP 看完荷里活盃最後一場煙花音樂表演以後，夏天似乎也結束了。夏天裡發生的一些事情彷彿也過去了。接著洛杉磯下了兩天罕有的雨，天氣一下子變涼。秋天似乎也匆匆來臨。這同時，世界上一些地方發生了風災、水災，還有地震。很多人無家可歸，更有數萬人死去。在伊拉克，戰爭就像日常生活般繼續下去，每天都有人喪生。

我和 CP 還活著，也經常在一起，雖然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要去那裡，要做些什麼，就像我們有時搞不清到底活著是為什麼以及明天將是怎樣……不過，無論如何，活著還是很好的，雖然 CP 說我們像混濁的水缸裡的兩尾魚：貧困而缺氧。

無論如何，活著還是好的。我們也許不知道生命的樂章將是怎樣，在最後一個音符出現以前。我們也不知道煙花表演將怎樣結束，在繽紛的火焰熄滅以前。可是，我們感受到生命的旋律與璀璨。

事實上，荷里活盃最後一場煙花音樂演出以後，夏天算是結束了。不過，夏天裡發生的一些事情其實並沒有結束。它們反而像光與聲音繼續在記憶裡不停地出現……

2005. 11 洛杉磯

當時明月不在

—— 2005/8/26-9/8 越南記事簿

1
熒屏上的訊息大約五秒鐘轉換一次，高度、速度、溫度、時差反覆以數種文字顯示。起始一架小飛機從南韓仁川港出現，朝西南方一點一點地緩緩跳動，在畫面轉換了幾千次後終於橫越廣州，河內在望，不知誰說了一聲熱，一場大雨就準時爆發……下雨最好！讓臉上身上所有莫名其妙的水皆按程式設定流淌：著陸、排隊、過關，直至忽然有人用優雅的越語問“為何離鄉，卅載始回？”我匆忙扯起上衣，好不容易才擦掉已經溜到嘴邊、人從唐後回鄉都要唸的那一句詩，也方不至於繼續演出這馬馬虎虎編就的肥皂劇

2
下龍灣有龍！下午的越文課本上說的，自從率領英雄的人民擊退入侵強敵後就留下來了；將軍伏波！上午的中文課本上說的，從“銅柱折，交趾亡”，到鎮南關友誼關……如今安坐船上，游弋於一塊塊大小不一、參差不齊卻又安份守己的鱗片間，明天永遠不死麼？雪兒烏鴉唱的？楊紫瓊或占士邦說的？大家既然各說各的，我倒不知說些什麼好了

3
文廟就是孔廟。以前的國子監就是現在的大學。鎮國古寺某殿供奉著關帝。廣場某角落的玻璃棺展覽著

一具乾屍。這些都似曾相識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奇怪的是，我倉皇離去的記憶也像美國俘虜們的腳印淹沒於還劍湖中，污濁的水裡，居然還有人釣得四尾我不識名字的魚

4
小飛機沿著海岸線飛，我仔細地檢視錯綜紛亂的掌紋，卻認不出那一條叫十七緯度線

我只知道如今作為一條垂直於自己腦海裡的微血管，它隱隱控制著一波波向南洶湧的浪濤。啊，南方

5
香河是一條時光隧道，我們的船慢悠悠地進入冬季、勞改營、故宮、明命和啟定二陵……破落的城牆迸著牙齒般的箭垛說：一場戰爭剛剛進行過

巴黎和談散場，我脫掉勞改裝穿起龍袍，儼然一副昏君模樣

6
小飛機沿著海岸線飛，幾朵清淡的雲依舊在趕自己的路。Kartrina 遠在另一個半球，金蘭灣微微感覺到路面顫抖

7
有人問我記憶發酵的時間，我站在吊橋上看褪色的童年隨著混濁的瀑布回答“卅年才開始沉澱”

8
老榕樹意外地年輕起來了，鬚髮被修剪得齊齊整整，沒規劃的房舍一間間靠攏過來，好像老榕樹還有許多要說的故事未說

老家老得更老了，家卻早已不是家。我曖昧的身份要你來確認，但你一直沉默，安安靜靜的送我離去

9
一直笑，一直笑。妻女二人在西貢新街市一直笑，一直笑。一直到我的背囊已裝不下任何東西時，她們的笑容才開始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一直笑，一直笑。那老頭在紙幣上一直笑，一直笑。從一千元、一萬元、十萬元，到了五十萬元時，他的笑容才開始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10
一架小飛機撞進了後面街的一座大樓，預演九一一情節；一架坦克毫無阻攔入了城，沒有六四那般壯烈；海邊的貨倉搗破了，白米撒了一整條街；夜來時槍聲、砲聲，連帶著火光也有聲音似的，人們都擁著自己的女人在做那會事，彷彿明天一切都不存在……但這一切依然存在，存在於數碼化了的數碼相機中

11
傘陀街角那老舊的紅綠燈被時間壓縮著，我必須離去。否則，一旦故障，我擔心我的心臟會跟著停頓

2005年8月26日至9月8日越南

■殷龍龍

大樹清涼

1

聽著外面的雨，失眠也認了，
誰叫我這樣失魂落魄，
心全部被堵，就連我的姓氏也染成了紅色
像旅人渴望熱帶雨林；
應該得到的，在遠方暗淡。

我會在認識你之前死掉，
痛苦只是卑微，自我纏繞。

2

多麼堅強的人，在今晚也細細地想，
燃燒的文字使你舀取親近的理由。
在我們深處
肯定有共同的非洲豹的憂傷。

霧收緊自己。

3

百年的陷阱，地獄的火，
一切都在燃燒，
虛無只是一種思考，
你不說什麼嗎？
死者已存，不可能再在另一次死亡中死去
破舊的老路，
我們是車下的輪子，一前一後。

4

龍龍，你不是蟲子，沒有幸福可言，
你的一生注定被詛咒，注定腐爛。
你不知道怎樣拯救自己？
那場變故一直在，
影子跟過來。

5

見你心痛，
我的淚流出，和烙餅一起下咽。
你真的要走？像傷口的痊癒，

■黃奇峰

西來寺的禱聲

循著蜿蜒的鐘聲餘韻
曲徑通幽直達飛簷流瓦寺門
一座聖城聳立在綠蔭山岡
一股靈氣在我們身上迴蕩

我們分別由禪寺的兩翼鼠進
一個無上蓋的天井給我們開光
我們顫慄拾級登上大雄寶殿
禪心冉冉上昇一如殿前爐中的香火

大雄寶殿禱聲吹送入耳
禪化了我們功利之心
我凝視壁上的佛像和地上誦經的高僧
誦聲沐浴著我的罪孽

中午入鄉隨俗我們茹素
下午就在寺中參觀靜修
恁浮生半日清修齋戒和一丁點香油
下山的身子竟輕盈起來了

2005年加州

它和搖搖晃晃的街道有什麼區別？
所愛的，決不能向任何人低頭，
既是一個又是所有。

6

大樹清涼，覆蓋著你，
只因龍龍猜透了妖嬈？
情人說出她的熾熱，脫下她的霧氣，
歌兒升起，
看不見的滲透出來，
看見的又十分小心。
我喜歡我的得意忘形，因為它能赤裸，
能許諾。

2005年寄自北京

■崔金鵬

黃帝

一條河流的部落
沿太陽升起的方向
找尋生活
……
龍的傳人
都能在《黃帝內經》中
沿著那條河流的血脈
撫摸到
自己的根

項羽

生當作人傑
死亦為鬼雄

——李清照

楚河 漢界
烏錐馬
不肯過河

鴻門宴上沒有拔出的
利劍 烏江邊
割斷了
江東父老們的 喉嚨
一滴血
啞了數千年

恨地無環
竟挽不住 虞姬的
生死一別
千古絕唱的好棋
你贏得了觀眾
卻輸掉了全局

2005年寄自山東德州

■雲亮

黃河車

我知道那是商標
黃河與車沒有必然的聯繫
即便牽強附會，也只能是
一輛車從黃河大橋上駛過

黃河一個勁地溜
車溜得更快
這是我在下游見到的情景
像兩個爭奪同一職位的官員
彼此不屑一顧
像兩個刻骨的仇人懼怕再加深仇恨
像我和舊時戀人在明泉路小十字路口的
一次相逢

如果是在上游
也許能看到我和舊時戀人
相愛的速度
兩個官員處在爭奪同一職位的路上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

此地距黃河遙遠
一輛黃河車呼嘯而過
絞盡腦汁我也無法把黃河與它
聯到一起
如果車裡拉的是水
我可以想想車吞下黃河的凜凜威風
或者黃河在車的胃裡
波推浪湧的氣勢

而車上拉的是沙
沙倒是黃的
可不可這樣想
黃河枯竭了
狂風捲起黃沙從身邊呼嘯而過

2005年寄自山東章丘

■任知

觀渤海

渤海很大
港口很髒
站在船尾
看泥水逝去
也激不起
任何感慨
歷史不也這樣嘛
泥沙俱下
這一船的詩人
誰敢說自己的詩
後無來者
前無古人
縱然人人
都是詩皇帝
可又有誰敢
丟掉那顆
敬畏之心

閱 讀

十年前
被初戀女友拒絕
從此沉溺於圖書館
有個好心老師
提醒我
該吃飯了
我說：
我只想讀書
瘋狂的看書
也許能忘了她
如今我住七樓
遠離市中心
凌晨四點
躺床上哭
這次我是
為劉雅楠哭

■林子

破碎的歲月

冬天，強迫自己流行感冒
東奔西跑
我走進樹皮中

忘記全年打呼嚕的人
讓蟲子吃掉墮落的泡沫

垃圾堆滿街道
鏟子發出叮噹聲
天天不止

祝賀我是個瞎子

秘 密

八個月的嬰兒哭著，抓著，指著
凳子上的一個小孔
叫貓猴
重複著笑聲
一生中的第一個噩夢

2005年寄自北京

我夢見她回來
給我蓋被子
可是她沒有
真正出現
我掛念她
超過了初戀情人
我執拗地以為
她還會來看我
我無法接受離開
就像顆堅硬的心
從沒考慮過
破碎的可能

2005年寄自天津

■陳韶華

蟋 蟀

乘坐蟋蟀 橫渡西風與夕陽
飛越嘹亮的天空 桂樹和沙場
戰爭的鼓角 愛情的唱片
令我俠義尚武 且繞指柔腸

手執印信和寶劍 曾經測量
秋的收穫與創口究竟有多深
愛與仇的距離有多遠
生死拚搏與握手言和 近如反掌

而那顆雄心 飽經重陽與風霜
今夜為什麼一彈即亮
地面上的歌王 流浪的星光
請告訴我 家園和童心因何不老

再聞吹彈歌哭 為什麼字字句句
都鐫刻在遊子與父親的心上

秋夜，我拾到鳥啼

大風吹落明月中的桂花
秋水之畔的草垛
等待燃燒 幸福又憂傷

夜鳥啼亮村莊的桂花
藕眼裏的天空分外的藍
一串珍珠掛在秋收的脖子上
一串珍珠掛在雞年的脖子上

我把鳥啼撿回
擦亮霧裏第九座村莊
村後的池塘蓮花已落
第九百九十座蓮蓬上
鳥的失主返回
一束火焰燃起
戀人雖已遠嫁 怎的還是
紅衣青裙 六月十五
出水時的模樣

■秋夢 鳥語

啊 提燈人
你的願望 走到黑夜的盡頭

而我的願望
跨過整塊晴空

有黑暗的地方
就有你的足跡

有光的地方
就有我的翅膀

啊 你可穿過黑暗
我可飛越光明

2005-11-14 寄自越南

河 灣

落日在河灣舔著童年的胭脂
金龜子好似出征的機群
一隻黑羊被拴在白菜地外
粉蝶亂飛 遠遠地
搖來一隻小船
“大河灣 小河灣
船拐子 過險灘”
孩子哼著另一個時代的歌謠

蠶豆花碗豆花競放的河灣
黃豆與芝麻爆裂的河灣
祖母擔水澆菜的河灣
曾孕育我那鳳仙花的新娘
小小的六歲的新娘
花瓣與歌謠尚存
親愛的祖母已隨滴水雀遠去

而那一河春水向東流的河灣
再也難覓蹤影
只在午夜子夜之間
在我心間泛舟

2005年寄自安徽

■李斐

狩 獵

“兩條春卷一個蝦炒飯
一碟青椒牛肉”
就是如此一通電話
佈下陷阱捕殺獵物
當非裔青少年厭倦
打機巷戰的不真實
待外賣郎縛坐單車
拎著猶冒熱氣食物
他們從政府樓宇梯間
或空無人居房屋竄出
腰掏出手槍指著鼻尖
把所有錢交出來
拿著春卷咬兩口
擲在地上 “這 Fucking shit
也能吃嗎”

他們看著獵物面青打抖
相對狂笑 “你走吧”
依然有祖先在非洲狩獵
的身手近距離射殺目標
只是有失娛樂性也欠英雄感
外賣郎抽腿有如小鹿

“回來、左眼、中”
那個名叫陳發華送外賣的
四十歲男子兩天後腦死了
這個不論季節
都市叢林行獵的故事
連新聞版面也麻木了
不過寫下來讓要偷渡到
黃金國的同胞有個譜子
而春卷，內包多少苦汁的餡料

2005年10月13日紐約

■和平島

午後的太陽輕飄飄的

(一)

一瓣一瓣的櫻花
長出了潔白的絨毛
彷彿這是四月的一場雪

你微笑著撫摸樹下的羊群
像一個受洗的牧羊人
沐浴著聖潔的光

而小羊貼著嫩綠的草衣
跑到柵欄的另一面
隱沒於你幸福的夢中

(二)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
有人要出嫁，一身的素潔
站在堅強的樹下

而你要遠遊，要去聞所未聞的地方
你需要一對輕盈的翅膀
比空氣還輕。比如輕飄飄的雲朵

比如聖潔的雪花，一進入夏天
你就要消融，從此就沒人再見過你
聽說你去的遠方，有很遠很遠的遠

直到下一個乾淨的冬天
或者是有人出嫁的春日午後

(三)

一根細小的麻繩穿過太陽
穿過一棵樹。你斜著身
靠在一片欲墜的葉子下方

用心地把繩子分解成一縷縷的陽光
瀑布一般從肩頭散落
你輕輕地哼著小調

■林小東

風鈴搖響一首 纏綿戀曲

起風日子
我推開兩扇小窗
讓翩然而至的風
與脈脈掛起的鈴
深情擁抱
輕輕撞擊
搖響一首纏綿戀曲
祈禱溫柔時光
永恒

2005-7-8 越南

並沒顯得特別的高興
或者悲傷。當你把麻繩解脫時
葉子就轟然墜下，貼著青青的野草

一滴滴露水凝結的小松脂
會從土中發出一陣陣暗香
過了若干個後世，你掘土時
發現一塊插著骨針的琥珀

(四)

在兩棵樹間
你揮動不銹鋼斧
好像在雨林深處
劈開一條呼吸的通道
漏下來的許多陽光
都被你吸進巨大的肺葉
你轉動著身子
像一個陽光加工廠
把純粹的氧氣輸往血管
把污濁的二氧化碳排向廢氣管道
你為良性的流程感到無比歡心
那不銹鋼片飛舞著
你的眼睛奕奕發光

2005.04.19 維多利亞

■葉盛生

心 經

看著小琴發亮的裸體
我進入了“空”的境界
她甚至摟住了我
而我像高僧一樣鎮定
她甚至得到了一次滿意的需求
而我依然像沒發生過任何事
我甚至累得呼呼大睡去了
而第二天醒來
我心
依然沒有一絲塵埃

夢見一宗禪案

在驕陽下的空地上
大師考我
三秒之內
如何逃出陽光
我立馬一躍
跑入大師的陰影裡
大師一笑
而消失了
留下我
在陽光下
徬徨不已

直到睡去
大師復現身

(註：誰能解讀這禪案?)

2005年寄自香港

■牧思

無題詩三章

1
沈寂到至處即能聽清
沙沙沙是時間與午夜道別
細語幽聲總讓人
想到母親想到母親的搖籃曲
小貓的時候
公雞的時候
待到老牛反芻
咀嚼的不僅僅只是青草

漫長的時序長廊裏
周口店走過
河姆渡走過
古今接踵
人自有人猿於背後
世自有世風於面前
稚嫩是摘一輪明月打水漂
成熟是抱一顆太陽吃成瓜

這時候時間淪陷
思想的天馬往返無際時
倒會有許多驚異
顫慄成互古蒼原
明明滅滅是天地隱私
其神魂一向就徘徊于人生幽巷
噩夢時是一頭獵狗一旦愉悅
抓過北斗就是一盞得意的酒杯

2
瞑目而視沒有誰不是駱駝
背一身古老的積澱越史而來
作響的骨節敘說沈重
沈重的腳步叩問風沙
幾跪幾站
幾死幾生
昨走今走一步步

編織過多少命運的織繩

縴繩是路
路繫天涯誰知道
坍塌處修補過多少屍骨
轉彎處奠基過多少血淚
留不下名字留下足跡
留不下足跡留下嚮往
嚮往的清音
本就是一曲人生的絕唱

但是漠野太多
人生太深
往復的風沙不知疲憊
水草何處綠洲何處
黃昏黎明的泣血裏
樓蘭歸去空留天書
日讀夜讀誰知道
將讀出多少世事的蒼茫與蒼涼

3
回首是時間的利刃切割靈魂
疼痛的血並未疼昏視線
並非侏儒卻要侏儒的樣子
走過古今的樣子
還是夜
夜讓天庭關閉門窗
無視的一瞬人或更人
這時候每一刻都是一個新紀元

既來到這個世界既是草木
也欲飛翔
也欲輕鬆
輕鬆的天地雲雨思想
思想的原野坦懷星辰
星辰的浩蕩難免鈔刀
獸看到人有了獸性
與人看到獸有了人性同樣悲哀
常常是拜辭上帝之後再相約

■三分夜色

手指

那年冬天，有人拿著她的手指
在西街的糖果店裏擺賣
這是她最後一個冬天
衣服和文字都已收拾妥當
她穿著漂亮的印花衣裳
坐在臨街的茶館等候
服務生過來問她喝點什麼
她說米米巴卡拉
米米巴卡拉是她要去的地方
服務生用透明的玻璃杯乘給她
太深了，她說她看不下去
於是她折身回去，回到西街
街上熱鬧非凡，街上卻空無一人
她想到她的手指還擺在糖果店裏
二十歲了她突然想念她的手指
於是推開門進去
她的手指依然完整地擺在櫃檯裏
櫃檯後是十二歲的自己
穿印花的衣裳
和她的面容如出一轍
她始終不敢相信一直售賣她手指的人
竟然是八年前的自己
這麼多年來她們一直被對方蒙在鼓裏

2005 寄自北京

時限之外之外的先賢
蒞臨案頭
看我筆下這條河
誰是過客誰在說
不管利慾的巔峰誰到達
腳踏屍體少不了
還要從活人的身上抽取骨頭

2005 年寄自山東

當記憶也流逝成往事

——致一位失散十三年的故人

一

因創傷記憶而天生殘缺 這些詩行將一唱三疊
在可能靈驗的夜晚 他的瓦倫丁或你的七巧
午夜過後 當滿街的噪音開始恍惚
年輕戀人蜷縮于擁抱 不敢鉤沉疊句中的恐怖

當你的睡姿從無底的夢鄉飄浮到時間的水面
只有夜梟會忽地奏響一段宣敘曲
有著叫場的嘹亮 向舞臺上的夢中人宣佈
月宮中還有一個癡漢 掄著醉斧砍伐單調的永恆

如果這時你將一截窗簾捲起 走漏一櫃幽微的思念
如果他的眼神會離魂 躑躅於那灑滿月光的窗前
他見到的該是一條褪色有洞的牛仔褲 垂在椅背上
難以判斷 它們在展示時尚還是遮掩滄桑

而此時他這裏正是下午兩點 太陽令人頹萎
他戒絕了尼古丁以防陽痿 卻依賴咖啡因提神

二

他錯層洋房的天井裏有一棵十三歲的梧桐
每個秋天都有長安雁影的紛落
只是飛過頭頂的候鳥 投下的總是
一聲聲異國的語言 令他悵望遙遠的故國

此刻那裏應是破曉時分 天空應該如洗
露水應該稀薄 城牆腳下那沾滿黃塵的牽牛花
應該已將隔夜的心情梳洗一新
翹首傾聽紛亂腳步中陽光堅定的步伐

茶几上 一方黃玉鎮紙壓著一卷宋詞
這長短不一的詩句 無法填進他們的小夜曲
他眼鏡的雙腿勾搭著兩闕〈木蘭花〉
朝雲暮雨全無音信 自你別後不知遠近
當夕陽的腳步將方塊字一行行拋進黃昏的陰暗
他自語 天荒地老的愛情 我們不配擁有

注：第十二行取自晏幾道和歐陽修的《木蘭花》。

三

濃烈的愛情必須稀釋 否則人們難以消受
這是兌水的時代 命定的偶遇在螢幕上隨時可見
無論大家閨秀還是小家碧玉 古裝女人
一律冶豔撩人 而且對窮書生情有獨鐘 寬衣解囊

於是不時幻想 將他的破汽車駛入大唐
以最慢的速度招搖于長安的大街小巷
即便遇上安史之亂倉皇撤退 也能順帶幾隻唐三彩賺點外匯
然後沿絲綢之路直奔西域之外 在後座上苟合一路

你們分手的那個清晨 朝霞猶如凝血
如今看來 也不過就像你的月經量提前劇增
情緒還來不及波動 小腹便驟感下墜並伴有坦克履帶的碾軋
於是他倉皇離去 正如逃避蒙昧時代的經血禁忌
只是他蓄謀以久的週末狂歡從此擱置
一個浪跡天涯 一個滯留長安 思念隨即被日常生活湮沒

四

當記憶也流逝成往事 我們和往事又相去更遠
最終我們將無法守住記憶退守的底線

因為下嫁給了潑婦 柏拉圖堅持我們感官所識
只是影子的影子 我們永遠不能目睹真理
一場風花雪月的浪漫變成了鏡花水月的虛幻
你充滿歡娛的婚床不過是某張理想之床的拙劣摹擬

而他時常真真切切地夢見自己是自己的影子
在一張飄浮的床上與你同衾共枕卻無法肌膚相親
驚醒時 左手緊抓右手 右手攥緊滑落的薄被
而臥室的溫度總在入睡時偏低醒來時偏高

他的枕邊人不懂他的母語 藍眼睛深陷於黛綠的眼窩
雙人床上 他們進進出出於彼此的身體
雙人床上堆積著親密的陌生 溫柔的喧囂與憤怒
他需要語言的隔膜才能堅持將記憶堅持到底

五

當理應如此的生活收購了你們的人生

■林忠成

捕鼠夾的任務

年輕的愛情理想很難不成為中年拜物者的春藥
當晨曦在窗紗後滿眼血絲地偷窺
你是否為身旁那個鼾聲嘹亮的男人心中有愧
他的富足供養你靜下心來消費安逸
你的美德越來越傳統 情懷越來越小資

星空太璀璨或者大雨太傾盆 你都不能習慣
激情 你已力不從心 需要時常在氧吧心不在焉
近年來 長安的氣候 閃電偏少 霧靄偏重
漢宮秋月偶爾在電視上出現 也總在小妾被冷落的時候

當啟明星隱沒於彤雲 晨風挑撥著豔麗的霞光
兒子上學的汽笛聲令你醒來 時間的支流遁入空白
留下一個似曾相識的背影在那片水面上記載歷史真相
不遠處 幾隻無名的白鳥將漣漪點綴得如此具體

六

當現在將記憶中的記憶一層層篩漏 往事紛紛
滴落在時間的宣紙上 那洇開的墨蹟記載了歷史
輪廓取代內容 個體事件與具體場景只是軼事趣聞
中國風景中 留空總比著墨更具意義

留空 主動的留下與被動的騰空
既然大道無言 可道都不是常道 那麼詞不要達意
因為紙短情長 滿紙都是荒唐 所以閉嘴 seal your mouth
and pass into silence 隱沒於無聲的忘卻 反正盈則溢
於是口水和夢遺便是最佳證明 盈盈春水盈盈秋水
盈盈在目 fuck 這次第怎一個操字了得 況且梧桐
夾不住細雨 那被人褻瀆了的字眼他已無心褻瀆

既然上帝也預留一個星期給人們懺悔
那麼在懺悔之前犯罪也應該是理所當然
然後 人們在一片誦經聲中超度自己的亡靈
善忘的記憶以及短暫的高潮對愛情的長期背叛

注：第二節最後一行源自雪萊的詩句：“有一個常被褻瀆
的字我不願再加以褻瀆”。

2005年9月新加坡

秦始皇 是一種新型捕鼠夾
它強悍、好色、耐摩擦
用後容易清洗
六國諸侯的腦袋像水果般
端上餐桌
吃吧 用洗潔精洗過的山河

往民間下藥 老百姓一會就浮出水面
遊到岸邊 問漁人：“刷牙應該橫刷還是豎刷？”
各國都裝聾作啞

除了秦始皇 還有唐太宗、成吉思汗等
都是著名的捕鼠夾
除了逮耗子 他們還教會了老百姓
怎麼治鼾、治癢 怎麼刷牙

為什麼要這麼重視牙齒？
因為除了生理功能
它還有社會功能
如消滅敵人、寫詩作畫
潔白的牙齒與挺拔的乳房
都是社交的重要手段
是溝通秦始皇與製夾廠之間感情的橋樑

因此 從某種意義上說
大波俏、打鼾、拉稀
都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我國自從開展滅鼠活動以來
人們的日子就安靜多了
李斯也退休回家
不操心朝政了
不像某些人借辦養豬場為名囤積兵力

秦始皇教給老百姓對付拉稀的應急辦法是
插一根塑膠管入肛門 另一端通到屋頂
當作噴泉

2005年寄自福建

■施漢威

無 奈

生 活
如
相處了數十年的
黃臉婆
她以任何手段待你
你心裡愛恨也罷
終究
默默地 還是
繼續
與
她
糾
纏
一
生

淺 水

遼闊海天任翱翔
叱吒一聲
天地頓然變色
要風 風不辭
要雨 雨不抗
氣燄高張
囂張萬狀

忘形得意
誤陷淺窄的河灣
呼風
風不起
喚浪
浪不翻
惹得那群魚蝦
聲聲訕笑

2005年寄自西貢

■趙明

老家，越遠越親

認識你的時候
僅僅是兩個繁體字
平滑的信紙
勾勒出祖父的滾滾情思
催促我在枯槁的海棠葉上
尋覓你的蹤跡

走近你的時候
海棠已變成母雞
祖父也經不起等待
三爺皺皺的信紙
撫出千里關河的無奈
讓你在思緒中
分外淒美
天上人間

見到你的時候
三爺爺早和祖父在一起
聞說神州已覺醒
城裏的大街翻了幾番新潮
到處是肯德基麥當勞
還有瀟灑的客套
只有山溝裏依舊太平
守望著滄桑
在土地中孵化出固執的鄉情

我離開你
背著殘缺的月亮
像七十年前的祖父
一步一個沈思
祖國
依然在夢裏尋找
最親的感覺

2003-12月永春
2005-8月堤岸

■郭小林

站起來幹嘛？

——紀念“中國人民站起來”55週年

人類直立行走二百萬年了
中國人民站起來五十五年了

讓我們起立 長時間鼓掌！

坐下！擋著領導視線了！
蹲下！小心子弟兵的子彈！
站著遞交請願書 太高
腿必須折成九十度
晉見首長豈止四肢、
應五體投地

摟錢恨不能手脚並用
洗白 還得弄到國外去
打人需拳打腳踢——
站著!給我打趴下！
只好躺下裝死

羅瑞卿用籬筐抬
彭德懷“坐噴氣式”
劉仁上了背拷
遇羅克林昭倒下再也起不來

站？也得有資格！

汽車是四腳瓢蟲
火車是隻大蚰蜒
飛機屬於鳥類
人雖然跑不過它們
好歹是個哺乳類

光腳的 不怕穿鞋的
站著的 比得過趴著的嗎？

老爺，您放心踩
我是地磚
防滑的

2004-11-12 北京

■張之

在嘉陵江畔觀霧

霧好大，從早晨到傍晚
一直都沒有消散

霧是涼的，欄杆是涼的，我在岸邊
對波光粼粼的江水的眺望也是涼的

擺渡的小趙一根竹篙撐開霧靄過來了
像水鴨子一樣悄無聲息
他被霧水打濕的身影
也有些冰涼

草 原

我沒有去過真正的草原
我想像中的草原
到處芳草茵茵
綿綿密密，緊緊相連

草枯死以後，它的根留在了大地
草萌芽以後，它的根長在風中

霧 靄

霧靄一般
是在清晨蒞臨

霧靄常常
比我早

霧靄比一枚銀杏樹葉輕盈
霧靄流出一地月光的聲響

它穿過我身體的時候，我感覺自己
像一隻被塞得滿滿的氣球
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把胸中的冰涼吐盡

2005年寄自四川

■黃尚寧

等待遙遠

父親挽著夜幕的手
自海而來
與黑夜水乳交融
一粒種子便在他的隔壁
生根、發芽、壯大
學會了等待
等待生命有如等待女媧遙遠

僥倖在醫院逃過一劫
於是有了幼年、童年、青少年
有了姍姍來遲的黎明以及等待
等待成長
比日子遙遠

我也曾等待過衰老
如同等待死亡
等待圓滿
像一朵與世無爭的蓮
無聲地凋謝

走掉的城市

離開小城的前一天晚上
城市把我灌醉
以致嘔吐
嘔出城市的一片苦心

在工作中試圖長大的人
滿腔的熱血
怎麼也灑不盡
這小城的方圓數十里

一腔熱血
撞不出我肌肉結實的胸膛
只將渾身每一個胞膜一一刺激

■劉荔

黃河源

雪山
流下了
一滴透明的淚
變成了
一條九曲迴腸的黃河

鹽 湖

山
年年流汗
久而久之
它的腳下
出現了一座鹽湖

2005年寄自山東

卻瘋長了我的鬍鬚

屋前屋後 柳絮飛花
小城在一片沉默中向我揮手
淡化的稚氣
也同時牽走了我少年的夢

昨日今日 是非曲直
山川還是山川
再從頭
我還是那麼躍躍欲試

渡口的繁華掩不住聲聲歎息
陰鬱的空氣 深深的回首
一切都昭示著，走掉的
何嘗不都殘留著惋惜

2005年寄自廣西

肯尼·柏稱散文詩兩首

◎秀陶 譯

一、為了要

為了謀職（我已忘了是謀什麼職位了）我得在中午十二點討第二市長的女兒作老婆，命令只給我三分鐘。

我已經有了個老婆，第二市長也沒有女兒，但我還是做到了。下步他們要我剃光我老爸的鬍子。沒問題。他本來是個太監，從小就沒有鬍子，但我還是做到了，我剃了他。

然後他們要我燒掉一個村子，然後一個不小的鎮子，然後一個大城市；更大一點的城市；一個小而窮的國家；然後一個富強的大國；然後，另一個（另一個；另一個）事實上他們一直沒停。直到他們要我把地面上一切的人造東西都燒掉！我都做到了。我燒到光光的什麼也不剩。

然後他們要我把一切都攪不見，攪進地獄去。於是我便把一切都攪不見，攪到地獄去（老老實實地）……

現在他們又要我把一切再攪回來，恢復原狀。把一切都攪成我剛開始時的樣子。

哼……現在輪到我了。我告訴他們，去你們的，我謀職也不致急成那樣嘛！

二、高興紅藍花

花！朋友，高興點什麼東西吧，隨便什麼東西都行。隨便高興點什麼東西。昨天我就高興地看太陽照著石頭，濕濕的石頭。

一整上午就過得那麼棒。一種上帝那麼大的高興。上帝也從沒見過比那更迷人的，棒！太陽照在濕濕的石頭上。而今天叫我高興的是想到了紅藍花！也不是由於我已經看到了它們……

實際上屋內一朵花也沒有——除我頭中的那些而外。然而，朋友，我的朋友呵，多棒的紅藍花呵！真高興有這些紅藍花！

(1954)

譯後：

Kenneth Patchen (1911-1972)美國名詩人，口語、無產、前衛。最後三十年一直為脊椎病所苦。1950年代方思曾譯其名作〈街頭大學〉在台北紀弦主編之《現代詩》詩刊上發表。

美國女詩人詩選

◎Mindy Zhang

■繆芮爾·茹基斯爾

詩為面具

當我描寫女人跳舞和瘋狂，
詩是面具，
當我描寫山脈、尋金、唱歌、狂歡，
詩是面具；當我描寫上帝，
支離破碎，背棄自己和自己的生命，
愛情隨著歌聲而去，
詩是我自己，四分五裂，難以言語，自我流放。

沒有山脈，沒有上帝，只有破碎生活的
記憶，我在睡夢中被撕裂，躺在我身邊
被救活的小孩，圍著好多醫生，
一句救命的話來自那些偉大的目光。

不再有面具！不再有神話！

此刻，上帝第一次舉起手，
詩的碎片合著詩的音樂同我一起歌唱。

詩與白紙

詩 白紙 白紙 詩
從浪花中湧出
從指尖上開始
喚起我整個生命
所有絕望及音樂的產生
一浪接一浪
打在海灘上
將整個生命
推至眼前
小小浪花湧向白紙
一束有生命的光亮躍上紙面

黑色幽靈

◎葉賽寧 著
◎故鄉雲 譯

朋友啊我的朋友，
我已經病入膏肓！
誰知這病痛來自何方。
像是那刺耳狂風
呼嘯在曠野郊荒，
還是如九月叢林，
是酒精使我迷恍。

我頭顱牽動雙耳，
像鳥兒煽動翅膀。
經受過諸多創傷
再不愿承受顛晃。
黑色幽靈，
黑黢黢，黑黢黢，
黑色幽靈
擠挨我坐在床上，
黑色幽靈
害得我徹夜不寧。

黑色幽靈
壞書指指點點，
對著我嘟嘟囔囔，
像牧師對付那要死的人，
講述那壞蛋罪惡
數落他流氓行狀，
激起我驚懼恐慌。
黑色幽靈
黑黢黢，黑黢黢！

“仔細聽，仔細聽，”
他對我瑣瑣碎碎：
“這本書見解精闢，
有許多妙計新招。”
這個人
生活在罪惡國度
到處是狡猾騙子
還有那土匪強盜。

這國家在十二月裡
雪花兒潔白無瑕，
快樂旋轉像織機
風捲雪花滿天飛。
那是個大冒險家，
他施展神奇妙計

沒有人能夠企及。
那個人溫文爾雅，
派頭像詞客騷人，
雖不是才華橫溢，
可他卻風流瀟灑。
把那個四十多歲的
半老徐娘，
叫作卿卿小賤人
又喊親親俏冤家。

幽靈絮絮講，“幸福，
就是要心靈手巧，
誰要是拙手笨腦
理應當承受災禍。
虛偽的裝腔作勢，
假意的忸怩作態
會帶來無窮痛苦
這就叫罪有應得。

大雷雨，風暴中，
日常生活會磕碰，
即使你損失慘重
即使你憂心忡忡，
超然處世境界方高——
安然含笑面對人生。”

“黑色幽靈，
你不該冷嘲熱諷！
莫像那潛伏獵犬，
專嗅人陰私隱痛。
詩人的緋聞軼事
它與我有何關係！
請你對別人訴說
請你對別人嘮叨。”

黑色幽靈，
死盯著我的臉面。
天藍色逼人雙眸，
矇目糊斑斑點點。——
像是要警告我說，
我是賊是慣犯，
是流氓卑鄙無恥
幹壞事坑蒙拐騙……

朋友啊我的朋友，
我已經病入膏肓。
誰知這病痛來自何方。
像是那刺耳狂風
呼嘯在曠野郊荒，
還是如九月叢林，
是酒精使我迷恍。

在一個永冷夜晚，
十字路口沉寂默然。
我獨自憑窗張望，
不指望親友來訪。
曠原上白雪覆蓋
像石灰鬆軟銀亮。
花園裡叢叢樹木，
像騎兵列隊成行。

不祥的陰森梟鳥
在那裡哀號悲吟。
樹木像騎兵列隊
發出那踢躡聲音。
又是這黑色幽靈
穩坐我安樂椅中，
把禮帽輕輕掀扶
又隨意解開衣襟。

“仔細聽，聽仔細！”
他聲音暗啞刺耳，
死盯著我的臉龐，
將身軀向我緊靠。
我從來不曾見識
有那個無恥流氓
逼迫人夜不能寐
用失眠把人折磨。

唉，就算我真的錯了！
今晚月色明如鏡。
醉幻世界夢中人
什麼才是你追尋？
她醉意迷矇來赴約
豐臀扭擺珊珊臨。
吟誦詠曲來助興
無病呻吟白多情！

啊，我喜愛那詩人！
他讓人橫生妙趣。

詩人的風流緋聞
讓人們樂道津津，
披頭散髮的醜八怪
向著臉長粉刺的少女
吹噓他世界見聞，
抒泄那情思春心。

我沒記住，不知道，
也許是在卡盧加，
或者在那梁贊縣，
有一個普通村莊，
有一個普通男娃
生長在普通農家，
有碧藍碧藍雙眸，
有金黃金黃的卷髮……

他終於成才長大，
變成了著名詩人。
雖不是才華橫溢，
可他卻風流瀟灑，
把那四十多歲的
半老徐娘，
叫作卿卿小賤人
又喊親親俏冤家。

“黑色幽靈！
狡詐的不速之客。
你的光榮事蹟
早已臭名遠揚。”

我憤怒啊我發狂，
對著他那黑臉龐
擲出了我的手杖，
正好打中他鼻樑……

明亮月色已消亡，
窗外藍天現曙光。
漆黑夜啊夜漆黑！
黑夜中，毀了啥？
頭戴禮帽我獨站。
沒人和我相陪伴。
孑然一身人佇立……
鏡子碎片身邊酒……

譯者按：此詩據列寧格勒
蘇聯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詩人叢書葉賽寧卷翻譯。

妄論詩之重識之二

◎牧思

民間有張郎休妻而後成其為竈王爺的故事。故事說賢惠勤勞從無怨怒的丁香女，被喜新厭舊的浪當公子張萬倉無故休掉。張郎不久家景敗落，後妻離去，貧病眼瞎淪為乞丐，臨近年關的臘月二十三，依舊在外乞討，不想正討到丁香女家。丁香女不計前嫌，做出一碗張郎一向愛吃的龍鬚麵，讓其趁熱就鍋臺邊吃下，以慰嚴寒枯瘦之病軀。於是張郎就吃，一吃即知必是出自丁香女之手，邊吃邊愧邊感到無顏再見丁香女，一頭撞死於鍋臺前。丁香女念其畢竟曾有過夫妻情，詩賦歌對地度過一段美好的歲月，故此後每年臘二十三，就於鍋臺邊祭祀不輟。於是驚動了文曲星，念其張郎畢竟是書生，又有犬馬之心，就賜其為竈神。故有民歌曰：

張郎張郎張萬倉，喜新厭舊黑心腸，
後門休了丁香女，前門迎來王海棠。
一饒一懶成一對，一當一賣是一雙，
討飯來到丁香家，羞愧撞死成竈王。

這是故事。故事若移為詩與詩人，就是丁香女與張郎。這張郎之詩人未免有些悲哀，不得不感激丁香女與文曲星。然而文曲星也即文昌神，又何嘗不是以一方或人或蛇之張惡子漸演漸化漸附會，成其為執筆文墨之神明！事情常常就是這樣，真假莫辨，混淆而進，以至於俱具神威而不知威自何來，威嚴之下或文或詩，也便驢馬大野良莠無分，只待歷史去篩選。這不僅是人文的惰性，更是良智久被縛獲之後的淪喪而不自知，反以為即是天馬，瞬可縱橫。這就有了雙重的悲哀。故而古人即有“人生眉眼不自見，願以妍醜煩青銅”。

詩人淪為乞丐反為竈王，並非奇談怪論，不信就去歷史幽巷的深處去問津落地風雲，或去高堂明鏡前去遙望天低吳楚。幾近一個世紀裏，戰爭、動亂、運動、禁錮，詩也不得不從其變革而變革，依其失控而失控，很難沿其詩之規律漫步逍遙。所以作為詩人，不僅有其為

詩的艱難與困惑，還有其不知如何以為詩為詩人的迷茫與隱憂。困惑隱憂又不得不人隨社會草隨風，天堂上不去，小小竈王還是易於得手，你只要放下詩格與人格，自會有文昌神之青睞。於是章法形體變異變遷在所難免，質地寓寄形上形下難以左右。所以在於詩與詩人，有時候不得不遠離詩之本色，有時候不得不聲名狼藉，不得不大忘特忘一忘再忘。大唐孟郊所言：“天地入胸臆，籲嗟生風雪，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這就給詩這一文體，帶來了撲朔迷離的面孔與陰影，塗彩了不可無視的虛偽與醜陋。所以要重新認識與理解，並非誇大其詞。

詩人，過來也好，後起也好，對於詩若說不忠不誠不求其詩之真美不是事實。但事實也在講述著，真誠比虛偽往往更難生存，執著比媚俗往往更難立足。這就是時代，時代與詩常常貌合神離，軀在魂亡言不由衷，抑或是僅餘軀殼而不再稱其為詩。其表現首先是思想的控制，即使胡風，即使沈從文，即使去者胡適，死者郁達夫，也難逃脫權勢的旁敲側擊與正面血刃以見臣服。郭小川因〈望星空〉一詩，曾一度被批評為資產階級的沒落情調，而後反右期間又因留下了向右派〈射出我的第一槍〉，而顯示了從風轉向。即使曾是右派的艾青，曾經名滿華夏的郭沫若、賀敬之、臧克家，都不得不應聲附合鞠躬盡瘁，更何況許多名不見經傳者從其聲勢，媚其權威！

然而幾千年來詩在詩人、非詩人或一知半解者的心目中，到底是一種何樣的形象？也就是說，詩之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到底佔據著何樣的位置？或是說人對於詩有無距離距離何處何以會有如此距離？這是個現實而又古老的問題。現實是人們的急功近利，人文低下，古老何嘗又不是如此？即使大唐詩達空前之巔峰，主張老嫗皆知的白居易，又有幾首詩作老嫗真知？老嫗又是何之老嫗？倘不是局限于文人圈子之內，李杜之

詩何以有其後人集錄，方才漸次得以刊行？刊行不便是一方面，詩之欲求者畢竟僅是少數當是事實。這可由當今詩之行情上推而知。如今文字文化的波及面，也即“知書達理”之層面，比之古代要廣闊得多，文盲其比例要少得多，凡讀書者即使初中生，也接觸過一些古今詩作，但是與詩結有不解之緣或是一見傾懷者，能有幾人？何以常有人說而今寫詩者比讀詩者要多得多？詩是一種特殊文體，需要與詩有特殊感情者方能更好地予以解讀，這是客觀事實。客觀事實所說明的是人與詩，比之酒與人，要疏離得多，少涉或無涉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生存與生活。即使學者，即使高官，即使富豪，不知或是不識詩照樣叱咤一生，風雲一世，且毫無遜色。這就是說詩在人們的生活中，正如其他的文學品類一樣，本就可有可無。所以說它是留存於歷史彰顯於歷史的人生唯一的情感形象，是從社會倫理、人文境界、文明發展這一總體觀念去結論去衡量的，是文明之必備，並非人人之必備。所以在政治家的心目中，非是工具即是玩物，甚或什麼都不是。正因為如此，詩人便可有可無。吳則天要陳子昂輔左肅將武攸宜東征，用的是其參政謀略，而不是詩情橫溢。他所以寫得出千古絕唱〈登幽州台歌〉，正是政治家所無視的那一情懷的展示。李白杜甫乃至屈原也是一樣，所以擠出政界。說到底詩即文學並非輔政之策，甚至許多時候更是政治的緩衝劑或是催化劑。因為政治家需要的是“代天宣化”，而詩人需要的是“竭誠靈府”，政治家不乏撻伐驅譴，詩人則對此深惡痛絕。僅此即可推知，詩絕非安民告示，更非細雨春風，僅僅是朝陽落霞抑或是哀之幽聲樂之長歌而已。

詩之本身如此，詩人的際遇、處境乃至其身價又將如何？在以往的戰亂變革中，此後的許多運動中，而今天的商業大潮中，就整個二十世紀看，其總的趨勢，較之屈原、李白與杜甫，其命運並不更佳，儘管時間的車輪自他們又前進了一兩千年。五四之後至三四十年代的詩人，生者後來的遠離真詩，死者後來的身後落寞，更難免屢背惡名，抑或身落

冤獄。更爲可悲者，三四十年代而後的五六七十年代，詩人不可謂不多，但是傳世之作能有幾篇？不信就去其三十年間尋尋覓覓，就去幾十乃至幾百種詩卷中翻閱，一律的頌歌、戰歌、媚歌而外，可有幾首、幾部、幾人抒寫過至情言語竭誠靈府？詩人一旦以政治的砝碼去衡量，也就是一旦走上政治的平臺去爲政治潑墨揮筆，不管如何潑揮，其詩作，都將鈐有工具印記的商標，所以向有的詩之景觀，於這個時候也只能是功利主義的詩之景觀。在中國，古今詩人無不結局著同一命運，那就是情若由己，必是屈原、李白與杜甫所走過的道路。屈原、李白與杜甫尚還可以由衷地去寫詩，封建專制王朝畢竟還有封建專制王朝之下的生存夾縫，而集約一統的時代則集約一統到一無子遺，其原因就在於前者尚還是儒法間運、舉賢納士，以至有科舉招納的精英重臣參與，後者則是一攬無餘的獨斷專制，也即以個人意志爲轉移。個人意志可以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以我爲天地人倫。“一個統治階級越是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吸收進來，它的統治就會越是鞏固，越是險惡。”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宗教統治時所說的一句話，獨斷專制到唯我爲是的時候，連這樣的話都會被視爲出格，更莫說去作了。故而一人獨尊之下，他人必需泯滅個性，唯有在其指揮棒之下迴旋自我。這正是詩人與作家的大忌，因爲文學所需要的不僅是文學的個性，更需要文學家的個性。所以許多年裏作家詩人必須拱手稱服，唯有禦用，否則就是死路一條。三四十年代過來的許多年富力強的文人，比如巴金、茅盾、曹禺、沈從文、田漢等等，到得所謂的升平盛世，不得不一一擱筆，即是其例。可見政治，尤其集約一統的專制政治，一旦握於個人之手，僅只是天籟的訓化，人文的征服，想像的苑囿，還必須隱去自我，一呼百應，成其爲利令智昏的傳聲筒，以至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是人文境界的淪喪，且是幾十年幾代人，幾代人不能或者說不敢去“胸次山高水遠，筆端雲起風狂”，以至於“陽春白雪”消聲匿跡，“下里巴”登堂入室尚還要置於“政第一藝術第

二”地衆目睽睽之下予以審視，看是否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以至於向有的人情與人性都必須蝸縮龜縮。如此以來文學還能留下什麼？賴以產生文學的高度的人文境界還能留下什麼？人文境界說到底就是學識與道德修養，學識與道德的坍塌比經濟的崩潰更可怕，絕非一兩代人所能扭轉的。時下人文素質的低下，傳統道德的流失，充斥於舞臺上的蹦跳取笑與逗樂，足以說明大雅久不作的無奈與低俗。這種環境裏詩將置於何種位置，呈現著何種局面，毋須多言，可想而知。對這可想而知當如何去而知？能是“金猴奮起千鈞棒”即可“玉宇澄清萬里埃”麼？沒那麼容易。一個詩人作家尤其大詩人大作家的成長，不僅需要環境、時間、師承與造詣，還需要一個社會的明智、理性、寬容與誠信。文學是個體勞動，所展示的是個體智慧，個體一旦成爲文學的白癡或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囊中之物，應聲蟲，所孕育之文學是何種文學，勢必需要再回顧再認識，詩尤其不能例外。

一個失去自我的詩人，或是一群失去自我的詩人，久而久之自會以爲詩無非就是“讚美詩”，詩人無非就是“唱詩班”。至於時代，至於人生，至於人性，至於人情，至於詩到底應該是什麼，只能是隨聲附和人云亦云。詩人到此境地，不說其誤入廟堂，也當是踏上了西天取經之路，往者已成古往，今者情在天竺；其足下無非是過流沙，走火焰，鬥白骨，擒鐵扇，滿目的階級鬥爭，一路的降妖捉怪；詩在何處，不說已經不再知道，倒可以說僅是南海觀音所賜予的緊箍咒。面對如此的詩與詩人之悲哀，至如今不僅無誰去問誰是詩人誰有真詩，反而擡舉出許多的大師許多的經卷，而不知依舊未走出神話與遙望無蹤的天竺國。所以只有反反覆覆地空談縱的繼承橫的移植，否則別無話題，或者少有話題少有一己之見。幸而現在可以流派，可以主義，可以堂皇也可以卑微。近二十幾年，其流派先後即有朦朧派、非非派、莽漢派、先鋒派、垃圾派、第三代、第四代、中間代、後朦朧、後非非、今天派、他們派、口語派、下半身

、知識份子寫作、民間寫作、個人寫作、中年寫作、公民寫作、紅色寫作、無限制寫作、體制外寫作、廢話寫作、新學院派、中間代、第三條道路、60後、70後、80後、90後、三套馬車、自行車、新寫實、新狀態等々等々。此外尚還有詩到語言爲止、詩到肉體爲止、詩是一種慢，乃至於現代、後現代、反文化、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解構主義、現代與現實合流、現代新詩、中鋒等諸多主義或主張。真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而其間更爲突出的，是“民間寫作”與“知識份子寫作”已是近似水火不容的兩大陣營。

如此派別林立，主義主張此起彼伏，不僅銜接了新詩之初的三四十年代，更融會貫通了港臺五六七十年代新詩的進程與實驗。但若不去正視歷史，尤其大陸的新詩史，不去回眸大陸詩與詩人過來的那程路，那路上的生存與死亡，行僧與犬儒，真理與惡作劇，憑空開關，天堂下凡謫仙人，依舊是一種夢幻或不知是夢幻。這是歷史的宣告，歷史自大秦就曾一次次道說過，倘不代天宣化，尤其是專制之下的代天宣化，就是汨羅、夜郎或天涯。那是屈子、李白和蘇軾曾有過的歸宿，而後的艾青、胡風、牛漢、昌耀、公劉、流沙河等々等々，組成過更長更長的另冊脫胎換骨隊，“道在爾而求諸遠”，又何嘗不是事實，不曾彰然華夏之陰陽無度之五行錯軌，走馬于天堂地獄之夾縫？失魂于南柯魔盒之愚弄？這般的現代之古遺，說到底不亞於希臘神話之千奇百怪，不亞於人面獅身獸之曠古無雙，更不亞於古羅馬鬥技場之驚心動魄。時代就是這樣過來的，且過來的漫長，過來的無所不受其薰陶，不受其潛移默化，欲想一日擺脫辦不到。或許正因爲曾是籠中鳥，一旦打開，也便急不擇向，飛與不飛飛得起與飛不起，都在欲飛。比如上述文學界的諸多流派，且無不先鋒無不大轟無不山頭寨主大王不可于一世，儘管到後來難脫紙老虎。雖然相對歷史尤其文化大革命，這是進步，社會的進步，也當是人文境界的提升，不再見以言以文尤其以社團定罪。人，總不能空有大腦而不能情從自我。但是這大腦是天生也需後

簡論危害中國當代新詩

發展和繁榮的原因及對策

◎錢志富

造，對詩，僅靠天生尚不夠，僅靠扯旗拉山頭更不夠。但是後造也非一日之功，不秉心礪志辦不到，只秉心礪志不承傳古今中外也辦不到，不逾越六凡九界抵達十界之佛境更辦不到。熱情需要，真誠需要，學識造詣更需要，古往今來大師級人物之造就，沒有誰只憑拉幫結夥立山頭即有不朽之作流傳於後世。所以詩人，欲想詩得更像詩，就必須“一葉空街落，獨坐孤燈深”，以求以學識人文境界烘托起詩的天空。

置此當今的大變革，也即全球思潮的交流與互融，對於社會人生尤其是詩人，無疑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人文的提升，意念的改觀。但是世路已慣，荒蕪的大野裏走出荒蕪是艱難的，艱難至而今，有些人依舊不知當如何走出神性，喚醒人性，久違的唐韻宋聲殷鑒而運，或可深知其丁香女何以會依舊是丁香女，張萬倉何以會成其為竈頭王。這就需要歷一次艱難地蟬蛻，不僅要從歷史深處走出，天堂高處落地，還要從地獄之下尋徑而歸，知其誤涉過厲斯河，遺忘裏喚回遺忘，方才知其今日之蟬鳴，曾於地下經過了多麼漫長地行進。有其今日之吟詠，明天的靈府神韻至情天聲或許不會再遙遠！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回顧中國當代詩史，發現危害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和繁榮的因素有二：一是政治化寫作，一是先鋒化寫作。政治化寫作發展到頂峰是“文化大革命”，那時的中國詩壇除了被後來的文學史家稱為的可貴的“潛在寫作”以外，沒有一首詩可讀。先鋒化寫作在大陸發展到頂峰是已經過去的這一、二十年，到現在還持續著。為什麼政治化寫作和先鋒化寫作是危害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和繁榮的原因呢？筆者認為，其原因是先鋒化詩人和政治化詩人的寫作策略皆不在詩，而在運動，當然也正是這兩派詩人在某些時候推動了中國當代新詩一定程度的發展，然而更大程度地阻礙了中國當代新詩的發展。與現代詩壇相比，中國當代詩壇之所以傷痕累累、遍體鱗傷，就與這場運動密切相關。與政治化詩人如出一轍的是，政治化詩人表現出強烈的宗派主義傾向，而先鋒詩人也表現出強烈的宗派主義傾向，他們相互吹捧，相互打造，你稱我為“大詩人”，我稱你為“代表性人物”，比如，西渡就這樣評價臧棣，說：“到 90 年代臧棣開始引起一些注意時，已經是一個大詩人了。”還說：“一方面，臧棣以自己的創作，為詩歌樹立了一個高貴的典範，它是活力的原型，又是精審，節制，效果的楷模。另一方面，臧棣還以自己的批評深刻地影響了時代的寫作意識。事實上，臧棣的身影在 90 年代覆蓋了一大批詩人的寫作。臧棣是屬於那種源頭性的詩人，他的寫作註定將哺育眾多的詩人。一個後來者只要學到他的某種技藝，發展他的某一可能性，就可以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詩人。臧棣在 90 年代詩歌背景的凸現，無疑是當代詩歌中的一件大事，也許還是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事件。”^①而臧棣也送了一個“當代詩界中學院詩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稱號給西渡。

此外，政治化詩人用政治化寫作，即對政策的圖解來解構詩、消解詩，造成

詩的荒漠化，而先鋒詩人則用形式主義的寫作策略（否定題材和主題尤其是思想情感對詩的審美作用），惡性散文化的寫作策略（否定抒情性、意象性寫作而力倡智性化寫作、敘事化寫作）以及庸俗化寫作策略（以肉麻當有趣，反復寫以前不堪入目、不堪入耳、不堪入心的事件）來解構詩、消解詩意。我們還注意到站在政治化寫作背後幫襯的是政治化批評，站在先鋒化寫作背後幫襯的是先鋒化批評，同政治化批評策略如出一轍的先鋒化批評也基本上是胡言亂語，當然還有自我吹捧，扼殺生機。可喜的是，讀者對這兩種詩都持了拒斥的態度，讀者覺得政治化寫作噁心，先鋒化寫作同樣噁心，他們明智而無情地拋棄了對這兩流詩作品的閱讀。

80 年代早期的中國新詩是卓有成就的，原因在於 80 年代的中國新詩明智地拋棄了政治化寫作，那時候，被稱為“朦朧詩人”的重要詩人們和“歸來者”的詩人們事實上都拋棄了用對政策的圖解來解構詩、消解詩的寫作策略，因而形成了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的又一個小小的高潮，中國新詩似乎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筆者以為當前的中國新詩如果要有出路的話，必須全面拋棄嚴重形式主義化了的先鋒化寫作，這其中的原因倒不是因為先鋒化寫作不可以進行，而是因為它同政治化寫作一樣不能做到“言之有物”，政治化寫作造成了詩人與真實世界的“及物性”的喪失，我們不能從這兩類詩中看到人和人性，看到我們熟知的世界，更不用說歷史的真實和現實的真相，至於詩情、詩意、詩境要在這兩類詩中去找，那是太奢侈的事情。洛夫在談到中國詩壇的危機時這樣說：“新詩的式微並非自今日始，只是當下的形勢更趨惡化。有時我們心自問，我能無動於衷地接受這一現實嗎？面對這個詩歌倍受冷落的年代，心理的不平衡是可以想像的。詩人一般都認為寫詩完全是個人的事，所以旁人不關心

詩，冷落詩，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又說：“大陸詩壇的情況更令人擔心，經濟剛起飛，生活小康，但花費奢豪，苦了那麼久，享受了再說。物質生活上竄，精神品質往下墜，談什麼文化，更不要說詩了。不過非主流的先鋒詩人日益增多，但良莠不齊，有一個所謂‘下半身派’，最近又冒出一個‘垃圾派’，前者以表現性事為能事，後者則反一切文明秩序和價值，喊出‘崇低’的口號，唾棄傳統的詩歌美學，反對暗喻與象徵手法，結果生產出大量口水詩，只見詩壇口水橫飛，令人側目。”^②

回顧中國新詩史，知道胡適當年孤軍奮戰力倡白話新詩，然而他基本上成功了，這成功的原因就在於白話新詩當時有一個最大的誘惑就是能促進“言之有物”，胡適在他的著名論文〈談新詩〉中提倡“具體的做法”，反對“抽象的說法”，強調的正是詩的“言之有物”性或“及物性”。他說：“我說，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凡是好詩，都能使我們腦子裏發生一種——或許多種——明顯逼人的影像。這就是詩的具體性。”可是舊詩從理論上說也倒不一定會比白話詩差，而且中國幾千年的詩發展史表明中國舊詩的歷史是輝煌的，成就卓越的，只是因為當時流行的舊詩是高度形式主義化了的東西、庸俗化了的東西，不能做到“言之有物”。中國現代新詩在“言之有物”這一點上做的基本上是不錯的，無論是早期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創造社詩人或新月詩派詩人，中期的現代派詩人如戴望舒等、漢園詩人或後期的七月派、九葉詩人等都較好地消除了形式主義寫作策略和政治化寫作策略的負面影響。人們在談到九葉詩派的時候之所以稱其為“現代現實主義”，其原因在於九葉詩派也是關注現實的，他們的詩裏有鮮明而真切的人生體驗，臺灣的現代派詩人在六十年代雖然力倡詩藝術要“橫的移植”，然而成功的現代主義詩人如洛夫等還是能做到“言之有物”，余光中等更是如此，他們的詩裏有著豐富而真切的人生體驗。當下的先鋒

詩人中我們注意到西川、食指等，其中的原因也在於他們的部分詩作尤其是食指的幾乎全部詩作都是“言之有物”的

。中國舊詩的寫作也是如此，誰在寫作上能做到“言之有物”，誰就能基本上是一個成功的詩人。唐代詩的繁榮正是建立在“言之有物”的基礎上的。李白在寫作策略上強烈反對前代詩人的“言之無物”的形式主義作法，認為他們的詩“綺麗不足珍”，而他自己要寫純樸的“言之有物”的“大雅”之詩，他果真成功了，而且青史留名。舊詩因為受到白話新詩的衝擊和影響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地位是較低的，然而在聶紺弩、胡風、臧克家、劉征等人手裏又復活了。原因是什麼呢？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他們的詩沒有超脫詩的感性的機能

，是從真感情、真景物、真實的人生中來的，是真切的“言之有物”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詩壇之弊在於政治化寫作與先鋒化寫作所造成的對現實、人生“

及物性”的喪失，救弊之策在於對這種“及物性”的尋找，“及物性”才是靈丹妙藥，只有“及物性”能讓中國新詩、舊詩起死回生。

當然，“及物性”不是我們在此熱心地提倡一下就可以獲得的，我們講“及物性”也並不是否認藝術性，相反，強調“及物性”正是在強調藝術性，因為“及物性”是藝術形成的基礎和核心。關鍵是我們怎樣才能通過主觀作用獲得這種“及物性”，寫出“言之有物”的傑出詩篇來。胡風主張創作主體面對創作客體要發揮主觀戰鬥精神，要深入物件，與物件進行搏鬥，而客體會反作用於主體，改造主體，擴展主體，藝術作品就是在這一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產生的。他說：“對於物件的體現過程或克服過程，在作為主體的作家這一面同時也就是不斷的自我擴張過程，不斷的自我鬥爭過程。在體現過程或克服過

程裏面，物件的生命被作家的精神世界所擁入，使作家擴張了自己；但在這‘擁入’的當中，作家的主觀一定要主動地表現出或迎合或選擇或抵抗的作用，而物件也要主動地用它的真實性來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或迎合或選擇或抵抗的作用，這就引起了深刻的自我鬥爭，作家才能夠在歷史要求的真實性上得到自我擴張，這藝術創造的源泉。”^③應該說，胡風的見解是異常深刻的。詩的“及物性”要靠詩人的主觀精神來獲取，怎樣的主觀精神才能獲取這一“及物性”呢？肯定是大的、強的、有相當深度的主觀精神才行。這樣的主觀精神首先要求詩人有飽滿的熱情，所以，胡風認為：“文學的路，現實主義的文學的路，一向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要求情緒的飽滿的。沒有情緒，作者將不能突入物件裏面，沒有情緒，作者更不能把他所要傳達的物件在形象上、在感覺上、在主觀與客觀的溶和上表現出來。”^④又說：“我所提出的‘主觀戰鬥精神’是指作家在社會生活、在創作過程中應有的愛愛仇仇的感情。”^⑤胡風的見解是深刻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常常就是那種愛恨分明的人，我們通常說憤怒出詩人，看來不無道理，憤怒出詩人，愛戀也出詩人，有愛憎才有詩。當然，詩人的感情不能是脫離具體的物件的懸空了的所謂感情，它必須與創作物件相依存。所以胡風強調說：“但我們所要求的情緒，一定是附著在物件上面的，也就是‘和’物件‘一同’放射的東西。”^⑥又說：“作者可以哭泣，可以狂叫，可以有任何種類的情緒激動，不但可以，而且還是應該的，但他卻不能把他的哭泣他的狂叫照直地吐在紙上，而是要壓縮在、凝結在那使他哭泣使他狂叫的對象裏面，那使他哭泣使他狂叫的物件的表現裏面。”^⑦這就是為什麼胡風舉起雙刃劍一方面反對客觀主義一方面又反對主觀主義的原因。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認同胡風。正是胡風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正確的詩道路。可惜的是，到目前為止，還很少有人充分認識到胡風詩理論的真正價值所在，不願意順其所指走一條能讓中國新詩

寫詩這一條路，跋涉得十分艱辛。前程看似十分遠大，走來卻永無盡境，行過萬里苟能獲得寸進，已是前世修來的福份。眼前則是烟霧瀰漫、東西難辨，南北不分，倘能稍微摸得清自己的方向，則就會有難得的激奮。因此，獻身於詩之一道者，慾望應該放低，如何把耕耘出來的詩作，做到基本的“廣”“雅”二字，便會善莫大焉。“廣”者即詩思的幅面做到廣闊寬遼，“雅”者即詩的語言表現做到高雅豐緻，二者如能交歡而專擅，則亦足堪自慰也。

本名龐繼民的香港在地詩人筆名取為“路雅”，在我的初識印象中，恐怕即是求諸“詩路既廣且雅”之意。蓋龐兄的人生路途走得極為艱困，兩歲即患小兒麻痺，不良於行，經過九次手術始能憑着支架手杖的幫助走出自己的第一步，到二十二歲始覺得和他同樣不幸的人面對的困難比他還要多得多，乃對人生有了積極的看法，從此組織“傷殘青年協會”，帶領同樣命運者，攀爬過一道又一道的人間梯級，但不能自由走動的侷限，終究是如鳥折翼一樣的殘忍，使他和同樣命運的人祇能選擇一份可以坐下來做的工作，才能活下來。而他最終是放棄了父執希望他可以坐着處理的會計工作，而選擇坐下來寫作、讀書，向報刊投稿換取些微報酬，以作糊口之用，這真是他書名所取的《生之禁錮》，是不幸遭遇所決定了的無法硬拗的命定。然而他比判定他“禁錮”的萬有更為頑固不屈，最終他選擇了詩，同時投入助詩推廣發展可以澤被更多詩人的印刷業；在詩的寫作上他小心謹慎，雖潮流洶湧，他不隨波逐流，只求建立自己的風格；在協助詩的發展上，他是《詩網路》前身《詩雙月刊》的編委，更是刊物財力的主要支援者。所以從他執拗不受禁錮，而專注到詩的事業上看，路雅

進一步發展和繁榮的道路。胡風說：“所謂現實，所謂生活，決不能是止于藝術家身外的東西，只要看到、擇出、採來就是，而是非得透過藝術家的內部，被藝術家的精神慾望所肯定、所擁護、所蒸沸，所提升不可的。”^⑩這都是非常深刻的詩學見解。

胡風未能注意到的是，詩的寫作過程是一個創作主體從客體獲得詩意象並經營詩意象的過程。其實，詩寫作之所以是困難的，有時就表現在這種詩意象的難得上。洛夫說：“根據我的瞭解，讀者不是不要詩，而是不需要垃圾。常聽到有人大喊：‘詩人在墮落’，‘詩接近死亡’，這就是由於那些直白的，未經意象處理的散文化傾向，不講究表現手法的粗鄙的東西在作怪。”^⑪是的，寫詩是要與不得人心的散文化傾向作鬥爭的，只有克服了詩的散文化傾向，才能完成詩藝術本身的建構，使詩變成一種精緻的、凝練的藝術。一般說來，實現詩的精緻化和凝練化有兩條有時可以並用的途徑。一是詩的格律化，一是詩的意象化。詩的格律化有詩的長度、寬度和厚度的限制，格律詩一般是短詩，中國古典的格律詩標準的是八行，絕句為四行，而西方的十四行詩只有十四行，如果你要把十四行詩寫成十五行或十六行，那就犯規了。格律詩還有字數和音節數的限制，詩行不可以無限地延長，這就限制了詩的寬度和厚度。詩有格律，詩短了，小了，輕了，也靈便了，所以有人說，詩是翅膀上出世的，這是十分有道理的。詩的意象化是避免詩的散文化傾向的另一有效途徑，詩要有意象經營，有了意象，才有詩。意象的要求很高，它要求一個詩人首先要成為一個敏銳的人，因為他寫詩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立意，而且這個立起來的意必須是他的生命和靈魂體悟過的新鮮而新穎的意，詩中無現成的意可立。其次，他所立的意必須化合於物象之中，詩中之意不可以直接地用散文的語言敘述、描寫出來，所以我們說，意象化就是詩化，就是對散文化傾向的自覺告別。關於立意的重要性，古人論述的較多，古人追求詩的溫柔敦厚含蓄蘊藉，追求詩的高

意，言外之意，這都是正確的。清人王夫之有一段話，不妨一讀：“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調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

。若齊、梁綺語，宋人搏合成句之出處，役心向彼求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績中求活計也。”^⑫又說：“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擬、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分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為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為能取勢。宛轉曲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勝語。天矯連蜷，煙雲繚繞，乃真龍，非畫龍也。”^⑬王夫之看來也是反對詩的散文化的，所以，我們要求詩人要用終身的精力來詩的意象藝術。成功的詩人是懂得這個道理的。

①西渡：〈時代的棄嬰與繆斯的寵兒——試論60年代出生的詩人〉，《先鋒詩歌檔案》，重慶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32頁。

②③洛夫：〈煮三分禪意釀酒〉，《詩網路》2004年6月號，總第15期。

④胡風：〈置身在為民主的鬥爭裏面〉，1945年1月《希望》1輯1期。

⑤⑥⑦胡風：〈論戰爭期的一個戰鬥的文藝形式〉，《七月》半月刊1輯5期。

⑧胡風：〈關於〈七月〉和〈希望〉的答問〉，《胡風全集》第7卷，第218頁。

⑨胡風：〈為了電影藝術的再前進〉，《胡風全集》第3卷，第400頁。

⑩⑪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內編（選錄）〉，《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15頁。

的作為是可以以“詩路既廣且雅”相恭維的。

然而路雅的這本詩集所寫的詩卻正是他接受生存的嚴格考驗，也就是他所謂“生之禁錮”那一段時期的經歷。從 1965 到 1972 年這短短七年，他參加過“芷蘭文社”和“藍馬現代文學社”，開始他踏入文學這塊寶地，投入詩這塊禁地的詩生命剛發芽成長的日子。從詩的密集程度看，光是 65 至 67 兩年間就有十九首詩選入詩集第一輯中，可見初臨詩這塊開墾地時的興奮。不可否認 60 至 70 年代間，正是台灣“現代詩”意興風發的一段黃金時間，這段時間成名的詩人輩出，而台港以及東南亞諸地的青年人莫不因升學或親屬關係而與台灣交往密切，尤其年輕詩人更是因與台灣詩壇接觸而深受台灣現代主義詩潮的影響，幾乎可以寫出和台灣詩人一樣口味的詩，有的虛無，有的超現實，有的更具水手刀的架勢。就文學的成長言，這種流風所及所造成的漂學是無可避免，且是必定的過程。路雅這段時間的詩自亦難撇清這層關係，但他是精明的，且是取巧的，從學自大家的技法中，輕易避開了初習詩者不可 avoided 的青澀，而向自己的道路潛行。我們且看他六五年九月所寫的〈雨〉：

當雲與雲擠擠地吻在一塊
妳就不知為什麼
甚麼也不管的灑下來

妳只愛嘩啦啦的跳在人家的屋脊
跳在地平線 跳在
這裡
那裡
大草菰小草菰都在野野蠻蠻
野野蠻蠻的
拼嘴打架哪
我只好靜靜地穿過窗去一一
看守虹的花朵眯起眼睛然後
怎樣憔悴地在外面的另一個世界哭泣

讀這樣一首輕快明朗且具深意的詩，絕對看得到台灣 60 年代詩的實驗性紊亂，反而會想到這之前的天才詩人楊喚。路雅是有所選擇的接受的。

然後從六八年開始，從他的詩的脈絡走向看，這才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如果說在這之前，他的詩到處在游擊式的找試點，因而有轉益多師的多元現象。從這以後，路雅似乎在尋詩的方式上，慢慢找到了重心、甩掉或擺脫了那些造成他無所適從的影子，開始邁起真正屬於自己的步子來；他的肉體生命已經無法不依賴手杖，但在詩的活體上，他必須建立獨自行走的自信。這時他開始寫他一生中的第一首一百二十一行的長詩〈生自禁錮〉，這首主題昭然若揭的詩、無疑費去了他不少苦思經營的時間和精力，蓋這是一首操刀自剖的詩，裡面的關係複雜，經緯萬端，十一組行數不等的詩，各自演繹一個主意不同的思慮或故事。有些片斷非常精彩突出，且看這最前面的一組：

每一時刻都包含着等待爆發的花蕾
不甘於四壁的擠壓，守候陽光伸手
揭去囚我的窗扉 不能抑制迸流的
山嶽河川 自開放的花瓣 奔向自然
以放電的姿態 一若
紋扭的手指得到還原

這六行詩裡的每一個意象都代表一種打破“禁錮”的力道。每一行詩都演出一種生之掙扎，足可看出詩人內心的波濤洶湧，憤懣難平。

在這段時間（68 至 69 年），他的一些獨立於長詩以外的短詩也很突出，寫出被禁錮者的命運，像〈向陰的草〉便很感人：

在我們心裡唱不出歌 我們甚至
聽不見樓梯的腳步聲
沒有偶然
沒有奇蹟
我們無可奈何地被門吃進又吐出

我們只是靜靜地坐着
守望着 憶念着
哭着 哭着歷史
哭着太多太多的不幸
哭着還未盛放便凋落的小黃菊

〈向陰的草〉便是他們這一群不幸命運存在的寫照，被禁錮者的痛苦心情。

從 1970 至 1972 年這三年他寫了命名為〈觀影·如是〉一輯詩，為本書的第三部份。這三年間他一共才收錄進十二首詩，其中〈寫給 L 的一百五十行〉，工程最巨大，感情最付出，意象最稠密。詩中的 L 是誰，細讀全詩也不能查出她的身份，事實上怕也是一種嚮往的化身，一個理想的描繪，一個集所有美好貞潔的期待，因此詩中那個 L，那個伊，那個妳可能是集各種世間絕色的化身，藉着詩行如畫如花的引導，讓我們祇覺其影，不見其踪，撲朔迷離如入化境，在抒情詩的經營上有其叫好的價值。這輯詩中最後的一首〈紫荊花〉不但是整本詩集最溫馨的壓軸，也是路雅藉“給女兒懿棣”的期待而道出自身對這世界的責任和希望。詩句婉轉親切，流露出殷殷的企盼：

或者你也會是明日的紫荊花
像你媽媽
在陽光下
在星期日的陽光下
在碼頭的地方盛開着
如果你是船 我就是當然的岸
如果你是飛揚的蒲公英 我就是方向
正如日落 我是等候的炊煙

無論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無論是那一刻的一瞬
你都應該記着 除了漢堡包
除了可樂 除了玩具
你的前面
還有很多個年很多個月很多個日
還有很多屬於一刻的一瞬
還有明月 還有陽光
還有盛開着希望的紫荊花

總覽路雅這短短七年所集結的詩，可以看出他的成長曲線是一路上上的，是一步一步攀昇的，是丟掉初期扶持的手杖挺直腰桿前行的，且有着大無畏的突破禁錮的氣勢。然而究竟今天已是 2005 年了，我還想多讀些他在這以前，和〈人生禁錮〉以後的許多詩。



旗幟鮮明地反對現代詩寫作中的大眾化訴求

◎北塔

關於題旨的幾點申說

首先，我之所以用“旗幟鮮明”這個具有濃烈意識形態傾向的詞，是因為我們的詩，尤其是詩的大眾化問題在過去（現在依然如此）總是與意識形態糾纏不清，具有太多的政治色彩；為了“達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目的，我故意沿用了這個詞，想達到的是一種戲仿的效果；話語權力是一種替代性的權力，一種話語很難替代另一種話語，尤其是弱勢話語要顛覆強勢話語難上加難，正面的進攻只能是以卵擊石，而戲仿不失為是一個有效的奇招。

其次，我所說的是現代詩，而不是一般詩；如果您老寫的是一般詩，順口溜也好，新民歌也好，新古詩也好，信天遊也好，浪漫主義也好，古典加民歌也好，請別對號入座，免得傷了您的脾胃，而且我也沒時間和心思來跟您老爭論或討論；正如外面大家都在討論國家現代化問題，詩界內部如我者迫切考慮的也是現代化問題。我不想重複，更不想陪著您老重蹈覆轍。

再次，我強調的是訴求，是主觀的價值取向和心態傾向，是我們寫作時心理裝著的潛在讀者問題；從終極效應的角度來說，所有成功的藝術作品都會走向大眾的。動機和結果之間的不平衡是正常的，因為其間的距離可能相當遙遠，傳播的過程可能非常曲折、複雜，充滿變數，增值和貶值都要經過比較長的時間考驗；主觀上的大眾化訴求可能會達到即時大眾化的轟動效應，但到最後也可能連小眾化的可能都沒有。

叫囂大眾化的幾類人

詩讀者越來越少，詩越來越朝著小眾化、邊緣化方向發展；因為我們的社會正在走向正常與理性，詩在社會中的位置也越來越合理、合適。自1990年代以來，真正對社會思潮把握得比較準的、而且具有一定創作成就和實力的詩人，他們的詩名雖然沒能大眾化，但他們

沒感到不安或缺，他們只是勤勤懇懇地寫。

現在大肆呼籲詩大眾化的主要有以下三類人：

一是秉承宣傳政策的某些詩人。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後來的文藝政策定下了基調，對後來的文藝創作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挫折、失敗與貧乏應該說負有主要責任；五十年的當代成就遠遠不如三十年的現代文學成就，我們應該把根源挖到“講話”及其效應上去。現在是檢討“講話”及其負面影響的時候了。

幾十年來證明，就某些藝術種類而言，“講話”的精神和要求是可取的，尤其在延安那種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都十分匱乏的情形下，在與整個世界的現代注意文學思潮隔絕的狀態下，這種精神和要求在某種角度上來說是不不得已而拋出的“聊備於無”的“下策”。另一方面，“講話”確實也收到了一定的良好效果，特別有效的是民間歌舞與戲曲的收集與改編。但凡在延安時期相類的社會條件下，都會出現這種所謂民間的東西，而且會受到無與倫比的強調。不過，“講話”指引下的詩創作歷史證明收效甚微。詩直接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1950年代的新民歌運動中得到了空前的實踐，出現了村村寫詩，人人讀詩的浮誇局面；在今天看來，那時大量批發生產出來的所謂詩百分之九十九是偽詩，在藝術上和思想上都根本站不住腳。它們來得快，去得也快，早已煙消雲散。詩直接走向大眾的訴求失敗了。

1970年代以來，年輕一代詩人們開始本能地對這種訴求產生反感和質疑，他們的詩開始不再企求大眾的支持和理解，大眾當然也不滿意他們的創作方向，甚至提出了批評和嘲諷。

1950年代許多名噪一時的詩人，現在依然還健在，有的還把持著輿論陣地和話語權力；不管現在他們在不在寫詩，

但他們的詩觀念根深蒂固、依然未變。

二是批評家。魯迅曾說，國內的批評家只有兩派，一是罵派，一是捧派。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的批評家沒什麼長進，還是只會使兩樣武器，即罵和捧。在這個浮躁的時代裏，批評家比詩人更浮躁。這種浮躁心態加劇了他們的落後、迂腐與無聊。他們喜歡熱鬧，熱中於搞活動，自詡是詩人與讀眾之間的橋樑，緊緊地把持詩的闡釋權。他們在詩人與讀者之間穿梭，以讀者的眼光看待詩人，又以詩人的標準要求讀眾。他們在詩人陣營裏感到屈辱與冷落，所以他們的天平開始向大眾傾斜，並且製造一起起陰謀，煽動並引領大眾向詩人開罵，責怪詩人在寫作時心中沒裝著大眾，或者故弄玄虛、炫耀技巧，故意與大眾捉迷藏、過不去，玩弄大眾的趣味和水準。現在中國以批評為業的人心態有點不正常，他們一方面不滿自己的從屬地位、捧眼角色，另一方面又不敢公開與詩人叫板，所以時不時在私下裏拉幫結派，搞陰謀詭計。他們中很少有人有能力和耐心去細心玩味文本，對於那些難懂的詩文本他們從來不能或不想進去，就只是在詩的周圍探頭探腦，指指點點，乃至大喊大叫。

讀者對現代詩確實有拒斥閱讀的傾向和危險，其間有一半的責任應歸於批評家。當批評家罵一首詩時，這意味著那是一首壞詩，讀者當然不會去讀它；當批評家捧一首詩時，讀者會對這首詩抱以極高的期待，他們把原詩整個找來一看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他們會覺得自己受到了詩人與批評家的雙重欺詐。漸而漸之，他們不僅會厭惡批評，而且會疏離詩本身。批評家是起了壞作用的媒婆。

批評家不僅是媒婆，還是轎夫；詩人是轎子裏坐著的新娘。新娘不會當眾吆喝，而轎夫則可以邊走邊喊，所以現在批評家的吆喝聲似乎比詩人的還要大。這聲音擾亂了甚至隔斷了讀者對詩的諦

聽。聰明的讀者寧願直接地去面對詩，而且自信他們自己對詩的感受不比批評家的少，況且，有些批評家對詩的熱愛和熟悉可能還不如普通的詩讀者和愛好者，他們喜歡在文章中發射空對空的理論導彈，對文本相當漠視和陌生。

批評家既怨恨詩人，又離不開詩人；因為如果詩人不寫詩，他們的工作就會成為無源之水，他們就會失業——當然可以轉業。一般讀者沒有這種問題和危險。他們如果不喜歡一首詩，可以去看另一首；如果不喜歡所有的詩，則可以壓根不看詩，轉而去散文、影視、足球甚至裸體舞等。當然，大部分詩愛好者並沒有因為不喜歡某一首詩或某一類詩而不喜歡所有的詩。他們對現代詩心懷芥蒂，對古典詩詞卻似乎忠貞不渝。

三是詩教育者。中學語文教育雖然對於詩本身來說意義一般，但對於詩大眾化來說，意義非同尋常；以為大眾化的程度和標誌還沒有正面提出過定義，我以為可以以中學程度者的知識為標準。如果中學生們知道某詩人，並讀過他的作品，而且還留有印象，甚至喜愛或背誦，那麼這位詩人就是大眾化了。我們的中小學詩教育是側重於古典詩詞的，所以在大眾眼裏，唐詩宋詞成了詩的經典和模範；於是他們愛用唐詩宋詞的標準來衡量現代詩。他們沒有瞭解也沒有心思去瞭解“現代詩何以產生？”“現代詩如何從舊詩中脫胎出來？”“現代詩與舊詩是在何處分道揚鑣的？”諸如此類屬於文學史和理論的問題。另一方面，近 100 年的新詩所取得的經驗和成就儘管也不小，但確實還不足以與唐詩宋詞相媲美、相抗衡；於是這種“新詩不如舊詩”的感歎和局面被許多讀者放大並內化為對舊詩的崇拜、對新詩的排斥。他們有一個頑固而近乎迷信的說法，即舊詩是家喻戶曉的。

這種說法是缺乏歷史依據的。首先，在唐朝那樣思想較為健康、文化較為發達的社會裏，包括好多皇帝在內的最高層都喜歡“佑文”，或附庸風雅、吟詩作賦，整個社會比較重視詩詞創作，寫好了可以入博學鴻詞科，甚至可以直接當官；所以社會整體的詩詞水準要比現

在高。但即使在那時，真正達到“無人不知君”的大眾化詩人也極少，恐怕只有李白、白居易、元稹、王梵志等寥寥幾位，而李商隱、李賀之類偏於“晦澀”詩風的詩人則深感“知音難覓”。

其次，大眾化詩人雖聲名在外，但未必是成就最高的詩人。如唐朝時最大眾化的詩人不是李白、杜甫，而是元稹、王梵志等胡適、鄭振鐸等翻案派、民主派學者所謂的“白話詩人”；再如，美國人知道得最多的中國詩人是寒山和拾得，而不是李杜。道理很簡單，知識越少、修養越淺的人當然只能欣賞淺顯易懂的作品。

再其次，我們從正史和傳聞上所得知的歷史跟當時實際的情形可能很不一樣，甚至是相反的。原因之一是，中國的絕大多數史書都是當朝皇帝的欽定本。中國人最樂於、善於通過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通過醜化別人來美化自己；皇帝老兒更是如此。在前朝中聲名顯赫、德高望重的詩人可能不合於本朝的治國理念而在史書中大打折扣；而那些成績一般、才華平庸的當代詩創作，卻可能因為合於皇帝的興趣口味，或頌揚了皇帝的文治武功，或粉飾了所謂的太平盛世等，皇帝覺得有用，從而得到大力推舉、宏揚。解放後，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學史的修撰中也存在著這樣的問題。

原因之二是，修史者都是文人出身。而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戀與誇飾。他因為自己弄文學，就以為文學應該是整個社會的事，而且是頂頂重要的事，其作用和意義是超過了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另外，本來只有三分的，他要說七分。如偶爾聽到某個歌伎會唱幾句某某詩人的竹枝詞或豔體詩（也許是信手專門為那位青樓女子所作的），就斷定那位原詩人的作品家喻戶曉。未免誇大了歌伎的代表性，古代的歌伎可不像現在的歌唱家似的，可以官至人民代表。《白氏長慶集》中，白居易有一處揚揚自得的自誇性描述，說當時長安有一名高級軍官想要招聘一名“倡妓”。前來應聘的妓女中，有一位“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陳寅恪先生明明知

道白居易是個喜歡誇大其辭的詩人，明明知道這是白的“自述之語”，〈長恨歌〉“實係自許（同詡）以為壓卷之傑構”；但他依據某個妓女會朗誦〈長恨歌〉這一所謂的事實，就推斷說〈長恨歌〉是“當時之人所極欣賞，且流播最廣之作品”。這未免是斷章取義的武斷之判斷。首先因為這是白氏的自我吹噓，其次那個妓女明明說只有她這個妓女才會朗誦〈長恨歌〉，其他妓女都不會；所以她的這一“會”才使她的身價“增加”了。如果許多妓女都會這一招，那麼她的身價就不會因此而增加，她就不會以此當作炫耀的資本了。事實上，白居易是在借妓女之口舌，抬自家的身價。

我想強調的是，唐宋詩詞現在之所以如此普遍地被人閱讀，那主要是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傳播的結果。詩主要是時間的藝術，而不是空間的藝術。詩人追求的是時間上的無窮，而不是空間上的無邊。正如福樓拜所說的，他更希望一個讀者讀一百遍，而不是一百個讀者讀一遍；即他更希望被不同時代的一百個讀者閱讀，而不是被同時代的一百個讀者閱讀。因為後者只是空間上的放大，而前者既是空間上的擴展，還是時間上的綿延，而且空間的擴展是在時間的綿延過程中實現的。中國現代詩總共不到一百年，還沒有經歷足夠長的時間，所以還沒有在空間上得到充分的擴展。這種經典化的過程離開時間因素的加入是很難實現的。時間是一種增值因素，它能使本來沒有價值的東西具有價值，使本來有價值的東西更有價值。詩其實也可以“簡單而粗暴”地分為兩種：有價值的和無價值的；而且我們不能說有價值的就絕對能流傳開來，沒價值的就壓根流傳不下去。歷史有時是盲目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它能使壞詩揚名，而使好詩湮沒。我們現在從各種文學史資料中所讀到的壞詩多的是，而好詩被扼殺的又何以計數?!我們不能太相信文學史，更不能對將來的文學史寫作抱有太樂觀的態度；不過，我相信，一首好詩比一首壞詩受到傳承的可能要大些。一首好詩可以憑藉自己的實力獨立進入歷

史，而一首壞詩得依附於另一種存在物（即“詩外工夫”）才能在歷史中存在。好詩的存在是主動的，壞詩的存在是被動的，或者說是太主動的、故意的、人為（偽）的。好詩的存在固然也需要讀者的閱讀、玩味和評析，但它並不會一脫離語境就失去價值；而壞詩的價值存在於語境之中或者說存在於與別的事物的關係之中。從詩藝術的角度來說，壞詩本身不具備可闡釋性，但我們可以用它來說明或描述某種文化現象、佐證或反駁某個歷史觀點。好詩在闡釋環節中是不可替代的，而壞詩則可以用另一首差不多的詩來替代，甚至可以用另一件文物來替代。另外，好詩能對後世的詩創作起到榜樣的作用，而壞詩只對詩研究乃至歷史研究有用，其作用的程度和範圍當然要小得多。總而言之，雖然壞詩進入歷史可能並不比好詩困難多少，但進入歷史後的存在狀況和作用程度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總之，唐詩宋詞在當時的大眾化是一個歷史虛構的神話；我們現在所讀到的大多數唐詩宋詞已經以好詩的形象進入歷史，那個陶煉的過程漫長而自然，所以不會引起我們的任何懷疑。我們要對當代那些引起轟動效應的作品保持警惕。我覺得，一首現代詩只有在非正常的歷史語境中，以非正常的炒作方式，才能達到轟動一時的效應。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環境中，優秀詩人們不願意或不屑於炒作；那麼我們基本上可以斷定轟動一時的詩作一般都不會是好詩——哪怕它不是壞詩。正如不能杜絕壞詩的壞，我們也不能強求好詩的好。宣傳是一部放大鏡，它能使本來很一般的東西，變得不一般；它能使本來比較出色的東西變得出類拔萃。毛澤東詩詞確實不錯，但它的眾人皆知是不正常的社會條件下個人崇拜的結果，也是讀者無所選擇的結果。在某些時候，毛澤東詩詞幾乎成了全中國唯一的好詩，成了類似法律法規乃至通行證之類的東西（能背一兩句，則表示忠誠，可以過關過境）。毛澤東詩詞由於不正常的傳播所導致的過分的蓬勃阻礙了中國現代詩的發展，它們越顯赫，現代詩就越萎縮；這對

本來就還沒有長大成熟、正在試走的現代詩來說，其打擊幾乎是致命的。詩人毛澤東的創作實踐比他的文藝理論（主要是“講話”）對後來的中國現代詩的發展所產生的不良後果更加深重；其嚴重後果至今還很嚴重。好多人寧願讀舊詩、寫舊體詩，而不願意讀寫新詩；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毛澤東詩詞依然光芒萬丈。事實上，現在中國寫舊體詩比寫新詩的還要多。這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後遺症。

除了以上偽詩人和非詩人之外，我們也得承認有些真詩人也試圖大眾化。他們的心態也很容易理解：人都想被更多的人瞭解，哪怕不是出於功利的目的，每一個詩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找到更多的知音、能引起更多的人的共鳴；所謂大眾化就是要引起大眾的共鳴。現在是影視時代、明星時代，明星的光芒甚至超過了國家元首、金融寡頭，詩人作家頭上的光環早已黯然失色。出於嫉妒或羨慕，有些詩人耐不住寂寞，也想跳出來熱鬧一下，體驗一下明星的風采；所以他們也用一些非詩的東西來攪和詩壇，竭盡表演做秀之能事。當然也收到一些效果，但收效甚微。因為明星們可以大把地賺錢，而詩人不行，詩是最難商品化的；這也是商品化社會中，詩處境堪憂的內在原因。

我想，某些詩人之所以要邯鄲學步、不明就裏、不自量力地跟著明星走大眾化的道路，是因為他們對現代社會、對現代詩以及現代詩與古典詩、浪漫詩的區別等還缺乏清醒的瞭解和透徹的領悟。

二 大眾化的幾條策略

概而言之，大眾化有四條策略，即敘事化、口語化、新聞化和歌曲化。

一，敘事化。敘事是詩起源時所具有的重要質素。詩進入現代化操作後，就把它拱手讓給了小說。1990年代以來，由於小說的地位日隆，超過了詩，使有些詩人嫉恨；他們中有人投敵，有人則想以回馬槍把敘事要素搶回來；同時想找回自尊，並想找回跟現實的親密接觸。這種有點意氣用事的敘述化努力被吹

捧得相當厲害，有些批評家將它列於90年代詩成就和貢獻之首，未免誇大其辭。首先，敘事不是90詩人的發明。其次，敘事在90年代詩中的表現並不到位、並不出色。詩不僅沒有因為敘事因素的加入而增強了與小說的競爭力；恰恰相反，由於敘事已經是詩的弱項、小說的強項，所以敘事的硬性加入、迅速膨脹使詩連同自己本身的特性都喪失了，變得語言寡味、結構單薄、語調熟套，與現代詩奇崛、簡練、搖曳的要求背道而馳。

敘事化表面上是受到擠壓和侵略的詩的一種求變的努力，實際上是兩種不可取的、不正常的心理在作祟。一是攀比心理。現在我們讀到的大量的詩中的敘事都不如人家小說中的敘事那麼靈動、巧妙、有寓意，讀者會覺得有小說看就足夠了，還要你這敘事化詩幹嗎？誠如是，詩會感到更大的冷落。二是返祖心理。有些詩人以為詩是文學的祖先。於是乎企圖再現往日的榮耀和偉力；但歷史發展到今天，這種通過敘述化努力去重新囊括小說的做法是一種重複和倒退。現代詩無論在主題還是在文體上，確實需要駁雜一些，任何事物、任何詞語都可以入詩，不應該有禁忌；小說、戲劇、散文的技巧也可以適度地挪用，以增添詩的風姿、強化詩的活力、拓展詩的空間；但硬性的大力推廣想使之成為現代詩發展的主流方向，則我不敢苟同。

二，口語化。衡量一個詩人的才華主要是看他處理現實的能力。由於我們在現實生活中用鮮活的口語進行交流，所以有些詩人以為只要我們直接起用口語進行創作，作品就自然、必然跟自己的現實、跟大眾的生活發生互動性關係。詩人陳東東指出：“對口語的偏向直至傾倒表明的其實是現代漢語要向‘大眾’說話的慾望，它的語言與話語合一的慾望。”作為一種態度，這種取向是積極有益的；但詩畢竟是語言藝術，而口語化寫作很少顯示語言的才華和魅力。如果詩與說話沒什麼區別，我們相互傾聽對方的說話就行了，幹嗎還要詩？詩人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詩語言應該是

對日常口語的提煉、轉變、美化；現在的口語詩中我們看不出詩人的“化”的功夫，也看不到語言的“美”的功能；裏面倒確實充斥著現實性的甚至原生態的東西，情慾啦、生殖器啦等等。口語化詩成了馬桶、垃圾桶，寫詩成了拉屎撒尿、倒垃圾。以“下半身”為例。

三，新聞化，即把詩寫成報告文學；詩人熱中於追蹤熱點。某某領導講話了，他要寫詩；某某工程啟動了，他要寫詩；某國發生政變，某地發生地震，某船翻了，某人死了，他都要“詩以紀之”。我不反對事件的入詩；但一味地追逐要聞，每天靠讀報寫詩，而且像新聞記者似的原樣地、皮相地描敘事件，那只是分行的新聞報導罷了；而你又沒有時效優勢，人們通過報紙等媒體早就知道了那些事兒，哪還有興趣來看你的勞什子？

四，歌曲化。中國詩在律詩之前，西方詩在象徵主義之前，詩都同時是歌，都可入樂、可吟唱；但現代詩興起以後，詩與歌就分化了。詩依然具有音樂性，但音樂已不再是詩的共生性、決定性、支撐性的要素。詩只有靠詞語打天下了。一首歌曲由於有音樂的支撐和包裝，它的詞可以很平淡、平白甚至平庸，當然能比較容易地進入大眾的口耳之間；再加上歌都比較煽情，能直接進入人的心田，搔著人的癢處，佔據人的私處；所以很得大眾的親睞。而現代詩由於承載了複雜而深沉的思致，用了陌生而高超的技巧，情緒被智性所平衡、抑制，從而很難為大眾所認同。現在有人在強調詩的歌化，這是一種適時的、可貴的努力；因為現在的詩既能朗朗上口有能蘊藉富厚的寥寥無幾。

三 反對大眾化的幾點理由

我們所處的社會越來越分化，一是分層越來越繁，二是分工越來越細。

儘管政治上的等級制度是我們力爭要廢除的，而且也確實正在走向式微，但社會文化上的分層卻越來越繁多，從文化的最高層到最底層，中間不知道隔著多少層，層與層之間的差異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詩，哪怕它被某些人甚

至大眾蔑視、輕視或漠視，但它仍然處於人類文明的最高峰，朱自清先生說詩是貴族藝術可能也是基於這樣的角度。詩與大眾文化確實有王國維所說的“隔

”，它不可能一直呆在似乎是神祇們呆的最上層，它必然要向下流動，它的終極目的地——不用諱言——是大眾的心靈。但關鍵是，它一層層地往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因為每經過一層，它都會受到一定的解釋或稀釋；如果沒有上一層的解釋，它很難進入下一層；正是因此，T. S. 艾略特說，現代詩對社會歷史的影響是緩慢的、間接的、而且要通過許多仲介。沒有一首現代詩能不作停留地一下子從頂層滾向底層——除非它本來就在倒數第一層，那它就不是詩，而是類似於流行歌曲的東西了，本來就在大眾文化的中心或邊緣。如果一個詩人硬是要將他的詩推向大眾，那他是在謀“名”害“詩”，或者說他想帶著詩一同墮落。所以說現代詩的小眾化是必然的，而大眾化是偶然的；王獨清說得好：

：“若果詩人底詩篇引動了民眾底鼓掌，那只是民眾偶然能相當的瞭解詩人底詩篇，卻並不是詩人故意求民眾瞭解。”

分化社會的另一標誌是分工的越來越細緻。在一個分工越來越趨於合理的社會中，寫作也越來越具有專業傾向。我這裏並不一定指專業作家的寫作，他們的寫作有時未必具有專業水準，他們寫作也許稱為“職業寫作”更為合適些，那是我歷來所反對的。寫作如果真是一種職業，那麼詩人就是詩匠，作品就是產品！不過，寫作作為一項安身立命的事業，它需要寫作者具有專業精神和專業技術。寫作與別的工作之間、寫詩與寫別的文體之間、寫現代詩與寫傳統詩之間確實存在著莫大的差異。這就是分工，或者說是分工的結果。由於寫作具有了專業性，它具有屬於自己的詞典的一

套辭彙、方法和思維，所以它跟從事別的工作的人們交流起來勢必會發生困難。一個搞機械製作的人不理解生物化學，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不明白基因，這都是正常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一定要、非得要讓一個原子彈或中醫藥的人來理解詩呢？在古代的東西方，都有不少兼治科學的詩人，現在也有很多喜歡詩的科學工作者，他們把許多科學範疇的東西塞進了詩的口袋，即借用詩這種容器裝載了許多沒有詩意的概念和邏輯。我不是說現代詩容不得這些科學內容，但在詩有著自己的領地、權利和聲音的今天，我們不應在把詩寫成說明文或公式，也不應在把說明文或公式寫成詩。總之，寫詩與其他行業的工作之間的距離已越來越遠。

現代詩不僅受到經濟、政治的壓制，還受到了影視、小說、散文、報告文學等其他兄弟藝術門類的煎熬。處境愈加孤子。在《詩經》、《荷馬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時代裏，詩不僅包容了其他文體，而且包容了音樂。它是所有其他文體的母體，後來其他文體漸漸相繼長大成人，翅膀一硬就另列門戶；在它們確立了各自的存在空間和存在依據之後，詩猶如博大仁慈的母親，絲毫不怨天尤人；它積極地探索，也確立了純粹屬於自己的存在方式，使自己變得更加精緻、深刻、凝重、優雅、複雜。這些就是現代詩的特徵。現在有些詩人轉而去寫散文和小說，而且寫得都不錯。這一方面顯示了詩在藝術上要優於其他文體，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詩在技術上要難於其他文體。一個作家放棄自己駕輕就熟的文體，轉而去寫其他文體，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體間的不平等關係造成的，不是因為詩已經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而這種不平等所造成的界線是由大眾化來劃分的。以大眾化作為評估和取捨的標準的做法體現了比較原始的民主觀，即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這是由少數人的專制轉變為多數人的專制。從 19 世紀後期以來的現代民主尊重個性、容忍少數人的選擇，並且能為少數人創造並保障說話的場地和傳播的管道。全世界的詩人作家已經是一個準少數民族，而且

是個游牧民族，但它不是一個共同體，因為成員們散居在世界各地，相互獨立，個性張揚。

這種由於受到大眾化壓力而做出的文體間的轉變雖然不能說是叛變，甚至不能說是錯誤，因為這些詩人為小說和散文貢獻了才智，做出了成績。但對於詩來說，未免是一種損失——有些人回過頭來再想寫詩時，已經回不到他們轉變之前的水準了。現在也有些小說家、散文家如王蒙、賈平凹、李敖等戲筆做詩的，可惜他們的作品調子單一、意境貧瘠、句式鬆垮、語言枯索、音韻牽強，要麼是打油詩，要麼是散文的分行，要麼是不倫不類；這個方向的文體間的逾越沒什麼成功可言。連跟小說家、散文家這樣的嫡親都不能自如地相互來往，更何況以遠親、陌路人為主體的大眾呢？

分工理念也體現在現代詩與傳統詩的差異上。傳統詩的三大件是感情、音樂和意象。而現代詩除了對意象網開一面外，對其他兩者做了很大的解放和放任。現代詩固然也可以抒情，而且還是以抒情為主，但必須要有理性的加入，即表達思辯的過程和產物。現代詩人討厭那些爛情、煽情的感傷主義傾向。如果一個詩人還在一門心思寫浪漫主義似的抒情詩，那他就不是現代詩人；我承認，純粹的抒情詩尤其是愛情詩，往往更能為大眾所接受、所共鳴，但那畢竟體現不出詩的進步；如果我們的言說方式跟以前的詩人一樣，那麼我們自己的特點、才華和創造力體現在何處呢？沒有深摯的思想和獨到的表達，就沒有現代詩！現代詩有時是滯澀的、繁複的，它需要讀者付出更多的時間、腦力去琢磨、去思考。現代詩是一門困難的藝術，閱讀現代詩的快感來自對困難的克服，而克服困難的快感比沒有困難的快感更加持久、更加強烈，這就是現代詩的深層魅力所在。

現代詩人思考的深遠、表達的陌生，很難為一般讀者所理解和追隨。在他迅步前進的時候，我們如果把他喊住，拉他回來，要他大眾化，那是要把他變成一個庸人。用平均化、平面化的標準來鋸斷詩人高飛的翅膀、磨平詩人獨特的

詩入
檔案

埃德蒙·威爾遜和他的 城堡

◎劉耀中

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1895年出生於美國新澤西州，1972年卒於紐約州，集詩人、評論家和散文家於一身，是美國公認的20世紀批評界泰斗。他是家庭裡的獨生兒子，父親是個聞名而富有的律師，母親性格有目戀傾向。威氏的雙親不太管他，但提供他優秀的教育，堅決要他寫作，因此他自小即是一個自立而善於內省的孩子，1916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加軍隊救傷隊，在法國服役。

威氏曾在紐約市當報紙記者，後任雜誌《名利場》(Vanity Fair)主編和《新共和》(New Republic)副主編，那時恰逢美國經濟蕭條，威氏結婚後不久，父親去世，但並沒有留下什麼財產給他。在生活困難的情況下，內省意識強烈，寫了一部批評詩的小冊子《阿克瑟爾的城堡》(Axel's Castle)，是對歐美各國象徵派詩人(Symbolists)的一次總評，雖然不是暢銷書，但得到學術界的好評，成了他的第一部最重要著作。該書涉及政治、文化及弗洛伊德和榮格的哲學，比燕卜蘇的《晦澀的七種類型》對文學的影響範圍更廣大。

在這本書裡，威氏明確指出現代主義和表現主義乃象徵主義的化身，是反對藝術目的性的卜濶華藝術流派。這個概念來自他的導師普林斯頓大學英文系教授高斯(Christian Gauss, 1818-1951)。威氏提及魏爾蘭(Verlaine)在1884年將那些法國象徵派的鼻祖高蹈派詩人傳奇及其作品編入《厄運詩人》(Poète Maudit)中，才為人所知，如維利耶(Villiers de L'isle-Adam, 1838-1889，與自然主義抗衡，將浪漫理想與瘋狂肉慾結合，對平庸深惡痛絕)、科比埃爾(Corbier, 1845-1875，善於以寫實主義手法描寫航海生活)、拉弗格(J. Laforgue, 1860-1887，是抒情象徵派諷刺詩大師，“自由詩體”的創始人之一)、藍波等。

威氏在該書內也談及葉芝的詩作與艾

略特的《荒原》所引用的聖杯神話和寓言，很多是來自“玫瑰十字會”(Rosicrucian)和“共濟會”(17世紀初的秘密兄弟會結社)。似乎每個象徵主義的人物(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喬埃斯的烏拉斯、華萊理的文藝理論)皆擁有古傳的秘術。威氏研究了文學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學的背景後，稱20年代乃頹廢的年代(The decadence of the 20s)。由於對馬列主義的興趣，威氏於1935年訪蘇聯。

埃德蒙·威爾遜第二部重要著作《去芬蘭車站》是關於為俄國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的思想家的史論性研究，該書是一部以文學形式寫的晦澀類型來表達威氏的政治觀點與他那時的生活困難。他無可奈何地同情馬克思主義，自認不懂德國哲學，無怪英國書評家普里特切脫(V. S. Pritchett)譏之為“土包子的吵鬧”和玩世不恭。當1951年麥卡錫主義興盛時代，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找威氏談話，他說那時他已意識到俄人不喜歡斯大林，但是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能硬說俄國革命的失敗。FBI禁了他的黃色小說《赫卡蘇的回憶》，威氏通過了難關。

威氏一生既關注文學問題又關心社會，他喜歡海明威但冷落弗羅斯特。他的著作甚豐，但總不能超越第一部書的光輝。因為是一位編輯之故，他涉及的方面極為廣泛，和燕卜蘇一樣，他的基本題目是作者的傳記內容和其作品的連繫性。他本人的是非與色情事情頗多，曾結婚四次，有多個情婦，酗酒、嫖和常常破產，以寫作的收入，不夠揮霍，幸晚年得到母親的遺產，保持了他資產階級的尊嚴生活。他的詩作被羅伯特·佩恩、沃倫評為有牛郎的色彩，有批判性的嘲弄，屠宰場上的殘殺。他於1963年榮獲總統自由金牌獎，1966年榮獲國家文學金牌獎。

編輯筆記

●一個悠閒的上午，某個中文電視台製作的旅遊節目“絲綢之路”播出一小節有關詩的佳話，茲錄下與讀者共饗。據一位受訪的伊朗學生透露：他留學土耳其時曾邂逅一位來自台灣的女生，這女生在送給他的一張生日卡上抄了一首詩，他一直看不懂而要求記者翻譯。當鏡頭拉到放大的生日卡上，赫然是鄭愁予的〈錯誤〉。這美麗的錯誤頃刻間變成了一種巨大的悸動——美的悸動！今天詩雖無世俗眼裡的名利出處，但她確實存在於宇宙中、於人類不停地產生的文化中，她的生命力也和其他的藝術品一樣堅韌、長久，而讓人感動。鄭愁予的詩如此，任何人寫的一首好詩也是如此，不管大多數人有沒有看到她的存在，她總是這樣地存在的！

●十二月，本刊進入出版的第十六年，本期出版增版紀念號，感謝詩友們的支持，我們的特輯能源源不絕地推出，本期除了詩友郭密林代組的“大陸網路微型詩作品選”外，“越南華文現代詩先驅——馬禾里詩專輯”是從今年編者赴越時詩友余問耕惠贈的馬氏詩集《都市二重奏》選取的，而“女詩人詩輯”則是從來稿中選輯而成。下期將推出富爭議性的大陸詩人“徐鄉愁詩輯”及“山東詩人作品輯”等，請大家留意。

●網路傳播之速度和範圍之廣是印刷本所不能企及的，本刊希望投給《新大陸》的都是沒在網上張貼過的稿件，請詩友們合作！

多元、實力、氣質 《揚子江》詩刊 邁進 2006 訂閱全年費用 人民幣 45 元 郵購地址： 210024 南京市 頤和路 2 號	走進詩潮共舞心靈 溫馨詩情激活人生 《詩潮》詩刊 全年訂價 人民幣 48 元 瀋陽市和平區 北三經街 66 號 郵編：110003	詩人羅青書法 及系列繪畫展 12/10-1/14 洛杉磯華埠 949 Chung King Road Los Angeles 電話： 213-628-3883
--	--	---



●詩人向明、劉正偉編選的《新詩的播種者——覃子豪詩文選集》，經由台北爾雅出版社出版，定價台幣 280 元。

●安徽馬鞍山市 10 月 25 日舉辦第一屆中國詩歌節。台灣詩人尹玲、文曉村、向明等參與盛會。

●馬來西亞詩人馮學良、冰谷新著：詩合集《填補·我們》，初版經於 10 月出版，列為夢天文叢之 6。

●詩人心水榮獲澳大利亞維州多元文化部傑出獎。

●詩人張耳近作《山緣》由臺灣唐山出版社在 2005 年臺北國際詩歌節隆重推出。定價台幣 180 元/6 美元，請與唐山出版社，106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3 段 333 巷 9 號 B1；Email: tonsan@ms37.hinet.net。

●於 1954 年創辦的《創世紀》詩刊社，因其長期貢獻，台北市文化局於 11 月 3 日在該詩刊社網路主編楊平家前的“碧湖公園”，為《創世紀》譽揚立碑。

●“詩的星期五”已於今年 11 月 25 日週五晚間在台北誠品敦南店復活。該活動原由洛夫創辦，從 1992 年 8 月開始定期在誠品舉行，但 1996 年因洛夫移民停辦。

●詩人劉荔詩集《大地詩旅》經於今年 3 月由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